

外国中篇小说丛书
〔智利〕
何塞·多诺索 著
周义琴　李红琴 译
奇异的女人

奇异的女人

〔智利〕何塞·多诺索 著

周义琴、李红琴 译

张永泰 校

文化艺术出版社

JOSE DONOSO

EL LUGAR SIN LIMITES

根据 EDITORIAL BRUGUERA S.A.

1967 版本译出

奇异的女人

〔智利〕何塞·多诺索 著

周义琴　李红琴 译

张永泰　校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77,000

198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册

书号 10228·283　定价 1.10 元

ISBN 7-5039-0034-2/I·25

写在前面

本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文坛一支异军突起。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典型的地方意识和标新立异的创作手法。其代表作家有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智利的何塞·多诺索，阿根廷的胡利奥·科塔萨尔。此外，被承认为这个时期代表作家的还有：博尔赫斯（阿根廷），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鲁尔弗(墨西哥)和卡彭铁尔(古巴）。这些作家不仅继承了印第安文学的传统，也借鉴了西方文学的最新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作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并终于开创了一条民族化的文学道路。这就是所谓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因此被称为“爆炸文学”。从文学流派上来看，主要表现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以来的拉美文学，在西方文学中得到很高的评价，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

《奇异的女人》(原名《没有界限的地方》)就是"爆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多诺索1967年的作品。

何塞·多诺索1924年生于智利圣地亚哥城，是智利天主教大学以及几所美国大学的文学教授，并担任智利最大的杂志《埃尔西亚》的编辑。他的早期作品有：《夏天和其他故事》(1955年)，《多嘴多舌的女人》(1960年)等短篇。1958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加冕》，从此，他一举成名，尤其在美国，更是名噪一时，获得了著名的"福克纳奖"。《奇异的女人》是与《加冕》具有同一风格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和他前后发表的《这个星期天》(1966年)，《夜晚的淫鸟》(1970年)等作品使多诺索成为文学"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并获得了西班牙"塞克斯·巴拉尔文学奖"和"文学评论奖"。他的作品早已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出版。

《奇异的女人》描述的是智利南部某葡萄种植园中下层雇工和妓女的苦难生活，以及种植园主对劳动人民的欺诈、为所欲为和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多在哈波内西塔的妓院里，但它决不是一部描写妓院生活的色情小说。因为作品的主旨在于写出智利大庄园制度下的社会现实，而妓院只是作者借以反映现实的一个重要侧面。作品中有一定场面的性爱描写，因为这本身也是一种

社会现实。小说的主人公曼努埃拉是一个生理上阴阳二性的妓女。这种情况在西方世界中是屡见不鲜的。作者所以采用了这么一个主人公，目的在于更好地反映出拉丁美洲下层人民被侮辱被欺凌的社会现实，通过这个变态人物的变态心理，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个变态的社会现实。这部小说对于我们了解拉美各国人民的生活，特别是了解这些国家的大庄园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奇异的女人》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侧重于人物心理刻画，故事情节打破了时空界限，大量采用了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的手法，有时还进行多角度的叙述和对话，在同一段落中同时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写法，打破了传统的完全由作者叙述故事情节的写法。读者在初次接触这类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但一经熟悉，不但不会无法理解，而且会有一种清新隽永的感觉。

近年来，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对拉美文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和当代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相比，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在这方面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缺乏深入的了解。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是哈哈镜，例如拉美的魔

幻现实主义）。要了解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文学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途径。我们向读者介绍这个拉美文学的中篇，便是想对此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校译者　1987年3月

浮士德：　我先问你关于地狱的事。
　　　　　告诉我，人们称之为地狱
　　　　　的地方在哪里？

靡菲斯特：在普天之下。

浮士德：　是呀，可是在哪里呢？

靡菲斯特：就在我们受罪而又不得不
　　　　　常在的地方。
　　　　　地狱无边，它不限于一时
　　　　　一地，地狱就在我们这
　　　　　里。
　　　　　而地狱所在，我们又不得
　　　　　不常在……

马洛[illegible]：《浮士德博士》

第　一　章

曼努埃拉好不容易睁开了糊满眼屎的双眼，她使劲伸着懒腰，把身子转向睡在她对面的哈波内西塔那边，伸手拿起了钟：十点差五分。十一点钟得去做弥撒。她把钟放回到床头柜上。粘乎乎的眼屎又黏住了眼皮。半小时前女儿就向她要早饭了。曼努埃拉用舌头舔舔已经掉光了牙齿的牙床，嘴里麻麻渣渣的，好象吃了一嘴湿锯末，呼出的气有一股臭鸡蛋味。这全是因为昨晚喝多了查可力酒的缘故，那是为了快点打发走那些男人们，好早点关门。象往常一样，她从床上一跃而起，睁开眼睛，坐在床沿上。潘乔·维加在镇子里露面了。她把团在女儿脚下的大披肩拿过来，披在身上。不错，昨天晚上人们告诉她：潘乔那辆红色的六轮旧卡车停在镇上。大家要她留点神。开头，曼努埃拉还不相信，因为她知道——感谢上帝——潘乔·维加在贝拉尔科那边又有了一个新情妇。他在那一带运输葡萄渣，买卖做得也不错。可是，当她差不多已经把什么卡车之

类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却听到从邮局对面那条街上传来了喇叭声，响了差不多有五分钟。那持续不断的、低沉的喇叭声简直要把人逼疯了。他喝醉酒时就是这样按喇叭的。这个傻瓜自以为这样挺好玩。曼努埃拉对女儿说还是早点关门好，别冒这种风险，她怕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于是，哈波内西塔催姑娘们赶紧收拾，把嫖客打发走，提醒她们别忘了去年发生过的那件事。去年收葡萄的时候，潘乔·维加来到镇上，带着一帮醉醺醺的膀大腰圆的狐朋狗友闯进妓院。正巧那时，阿莱杭德罗·克鲁斯来了。他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要不然，恐怕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也正好玩腻了，就走了。不过后来听说潘乔·维加一直耿耿于怀，赌咒发誓说："我一定要把哈波内西塔，还有她那个二尾子[1]爸爸搞到手……"

曼努埃拉站起来，穿上裤子。潘乔大概还在镇子里……他那象石头一样，不，象铁一样又粗又硬的手，她还记忆犹新，去年这个野家伙就逼着她跳西班牙舞。他早就听说过：当人们喝够了查可力酒，兴致正浓，再赶上客人们又都是老主顾的时候，曼努埃拉就会穿上一条红底带白点儿的漂亮裙子，跳起西班牙舞来。对！是这么回事。这个野家伙，跳

[1] 二尾子，尾念yǐ，对中性人的鄙称。

给他看？休想！我的舞是跳给正人君子和朋友们看的，可不是跳给这些讨厌的下流坯看的，也不是跳给那些洋洋自得、其实口袋里不过装着一个星期的工资的短工们看的。他们可怜的老婆，为了不让孩子们饿死，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庄园里给人洗衣服，累得都快晕倒了。而她们可爱的丈夫呢，却在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露酒、甜酒，甚至烈性烧酒。那天，曼努埃拉是喝多了才说了那些话的，于是潘乔和他的一伙朋友生气了。他们在妓院里闹得天翻地覆，摔碎了好多瓶子、盘子，把面包、凉菜和酒洒得满地。一个人拧着她的胳膊，另一个人扒下了她的衣服，硬逼着她穿上那条远近闻名的西班牙裙子，他们都快把裙子撕破了。接着，他们又去找哈波内西塔的麻烦。正在这时，阿莱霍①先生奇迹般地出现了，就象是有人去叫了他似的。阿莱霍先生真好，他有一张象上帝一样仁慈的脸，一双蓝色透明的眼睛，胡子和眉毛白得象雪一样。

曼努埃拉跪着从床底下掏出鞋来，坐在床沿上穿好。这一夜她睡得很糟。不光是因为查可力酒在肚子里作怪，而是因为阿莱霍先生的那几条狗不知为什么在葡萄园里整整叫了一夜……今天一天肯定都

①阿莱霍：阿莱杭德罗的昵称。

得哈欠不断,腿和背酸疼酸疼的,干什么都没劲了。她慢慢系好鞋带，还系了个双扣。她蹲下的时候，看见了床底下最里边放着的那口箱子。那是一只纸板箱子，上面的图画斑斑驳驳，四周也都蹭白了，还用一条绳子捆着。那是她的全部家当。还有那件连衣裙，就是那些野蛮的家伙迫使他不得不存入箱底的那条裙子。今天早晨，她睁开眼，不，应该说昨天晚上，当她一听说潘乔·维加又来了的时候，鬼知道为什么，就想再把裙子拿出来。已经有一年时间她连碰也没碰过那条裙子了。什么失眠不失眠的！看来既不是因为酸味的查可力酒和狗叫，也不是因为背疼的缘故。为了不惹女儿生气，她弯下腰，轻手轻脚地拿出箱子，把它打开。里面尽是些破玩意儿，还是别碰它好。不过，她到底还是动手翻了起来。她拿起一件紧身背心，还不算太破，领口和腋下有点坏。不过，可以收拾收拾。看来今天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只好在厨房里缝补这些衣服了，免得什么都不干，会使那条腿麻木的。拾掇拾掇这几件裙子，然后再试穿一下，要不姑娘们会说我哪能穿得进这么瘦的衣服。要知道，去年我比今年瘦三公斤呢。可是没线，怎么缝呢？

她从裙子边上扯下一条布装在口袋里。在给女儿去端早饭之前，还来得及到卢多维尼亚那儿去一

趟，看看她的针线盒里是不是有点红线，或者哪怕颜色相近的也行。住在奥利沃这样的小镇上不能太苛求了。她把箱子重新塞到床底下。对，得到卢多①那儿去一趟，不过走之前先得打听一下潘乔是不是离开镇上了，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在这里。因为非常可能象往常那样，她不过是在梦里听到了喇叭声。这一年里她经常在梦中听到他那粗哑的嗓音，感觉到他那双不规矩的到处乱摸的手。也许她只不过是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事，才在幻觉中听到了他卡车的喇叭声。鬼才知道呢！她哆嗦着穿上衬衣，又套上了玫瑰色的紧身坎肩，装好假牙，把要缝的衣服搭在胳膊上，走出了屋子。他扬起干瘪得象葡萄干一样布满皱纹的脸，他的鼻孔肥大而多毛，活象一对马的鼻孔，当闻到早晨空气里那股浓郁的葡萄香味时，就不由得呼扇起来。

露茜半裸着身子，拿着一张报纸，幽灵似的从屋里走出来。

“露茜！”

露茜象没听见似的醉醺醺地向前走去，新酒的后劲可真不小。她进了鸡窝旁边的厕所里，厕所盖在院犄角的下水沟上。不，我还是不支使露茜的好。干脆让克洛蒂尔德去吧。

① 卢多是卢多维尼亚的昵称。

“喂，克洛蒂①！”

克洛蒂有一张呆傻的脸，她那瘦骨伶仃的胳膊正插在倒映着葡萄藤的木盆里，满手是肥皂沫。

“喂，克洛蒂！”

“早晨好！”

“内丽在哪儿？”

“她在街上，和隔壁的孩子玩呢。孩子们的妈跟她可好啦，虽然也知道她是什么人。”

这个可怜的妓女，她的命可真不好。一个多月以前，在哈波内西塔收留克洛蒂时，就听人这样说过。这么老了，哪个男人愿意跟她过夜呢！尽管到了晚上，这些男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肉欲大发，只是想找一堆热乎乎的皮肉，可以任意啃，任意舔，甚至几乎不知道和谁躺在一块儿，不论是一条狗，抑或是一个老太婆，什么都可以。克洛蒂尔德象驴一样地干着活，甚至让她搬整箱整箱的可口可乐，她也毫无怨言。可是昨天晚上她有点倒霉。刚开始，那个肥胖的乡下人对克洛蒂有了兴趣，可是当哈波内西塔说就要关门的时候，那个乡巴佬却不和克洛蒂到房间里去，而说他有点恶心，想到街上去呕吐，从此就一去不回头了。幸好他已经付了帐。

“我想让她办件事。你知道，如果潘乔在镇子里，

①克洛蒂：克洛蒂尔德的昵称。

今天我就不能去做弥撒了。你告诉内丽，让她在各条街上转一转，然后告诉我街上是不是有卡车。她知道是哪辆，就是那辆红的。我怎么好不去做弥撒呢？”

克洛蒂尔德用围裙擦干了手。

“我这就去。”

“厨房里生好火了吗？”

“还没有。”

“那你给我点炭火，我好给姑娘做早饭。”

当她弯腰从克洛蒂的炉灶里夹出几块红炭，装到一个已经压扁了的罐头盒里时，她的脊椎骨嘎嘎直响。看来要下雨了，我已经干不了这些活了。现在我真怕这早晨的空气，尤其是怕那随之而来的一大堆使人不舒服的感觉：咳嗽，从胃里和牙床上散发出来的酸味……早晨跟晚上真大不一样。晚上电石灯的灯光暖洋洋的，肚子里的酒也热乎乎的。和朋友们，以及不相识的人谈着天，喝着酒，眼睛也格外有精神，一个又一个比索的银币装进了女儿的口袋，她的腰包都该装满了。

她打开厨房门，把红炭放在炉灶里已经熄灭了的炭灰上，上面压上茶壶。接着她又把面包切成两半，抹上黄油。她一边准备盘子、勺和杯子，一边慢慢地哼起歌来：

你让她走了，走了，

沿着热带的小路。

你让她回来吧，回来，

回到我的身边。

我也许已经老了，可是就是马上会死掉，也要玩个痛快。在床下的箱子里，除了那件西班牙裙子，还有一些常年搁置、被虫蛀坏了的插在帽子上的羽毛。那是几年前卢多送给我的，她是为了安慰我，因为一个男人抛弃了我。哪个男人呢？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年轻时让我吃了苦头的那些小伙子中的一个。在玩得痛快的时候，他们只要稍微请求一下，她就会把这些羽毛插在帽子上，活象一个吓唬小鸟的稻草人。其实，跳西班牙舞根本不需要这些羽毛，只是为了博得大家的一笑而已。那时，我完全沉浸在大家的笑声、掌声、喝彩声和耀眼的灯光之中。来吧！我的妞儿，随便喝一杯什么酒，再给我们跳一个。那个潘乔·维加真可怕呀！那些粗眉毛大嗓门的男人都一样：天刚擦黑，就在你身上摸来摸去。而且他们弄得到处都是机油味、雇工工棚里那种特有的气味、廉价的香烟味、臭汗味……早晨，七张跛腿的、已经磨损得不象样子的桌子上杯盘狼藉，酒杯里喝剩的酒发出一股酸味。天天早晨如此。克洛蒂尔德的那个肥胖乡巴佬坐过的那张椅子旁边有一个木桶，里面净是痰。他整

个晚上一直吐个不停。他自己说因为有虫牙。

茶壶里的水已经开了。今天她就要对哈波内西塔说，今后再也不早早起来给她准备早点了，因为每天都要熬一整夜啊！风一阵阵地从锌片和木头钉成的房顶缝里吹进厨房，那些粗制滥造的锌片由于地震已经来回活动。克洛蒂一直在厨房里打杂。而内丽呢，只好让她传个口信跑跑腿，等她长大了……对，以后让克洛蒂尔德把早饭端到床边去。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干什么呢！她倒不象别的妓女那么好吃懒做。露茜回到她屋里去了。她双脚沾满泥，象条狗似的往肮脏的床单上一躺就是整整一下午。嘴里吃着东西，吃了就睡，养了一身肥膘。要不，她的买卖就能那么兴隆！有时候甚至会有个阔佬特地从达奥远道而来找她。他说他喜欢露茜又白又嫩的大腿。尤其是她跳舞的时候，听她蹲来蹲去时腿骨发出的声音。他就是为这才来的。可怜的哈波内西塔虽然也想干妓女这一行，可是她太瘦了，一点也不吃香。不过做个妓院老板娘她倒蛮合适，这点谁也不能否认。她把妓院管理得井井有条，赚了不少钱。每礼拜一上午她坐火车到塔尔卡把赚来的钱存进银行。天知道她已经攒了多少钱。她从来也不告诉曼努埃拉，按说这钱也有一半是她的。谁知道哈波内西塔要这么多钱怎么化。因为她根本不

知道什么是享受，也从不享受。她连一件衣服也舍不得买。买衣服？别提了！她连张床也不舍得买，俩人只好挤在一张床上。比如昨天晚上吧，曼努埃拉就一点也没睡着。也许是因为葡萄园里阿莱杭德罗的狗老是叫个不停，也许是喇叭声，也可能是她在做梦。反正到了她这个年龄，还和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睡在一张床上总不是舒服的事。

曼努埃拉把盛着面包的盘子放在湿漉漉的杯子上，走出屋子。克洛蒂尔德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洗，并且朝她喊着“：内丽已经去看卡车了。”曼努埃拉没有回答她，甚至没有表示谢意，而是走过去看看克洛蒂是不是在给别的妓女洗衣服。她挑起了那象线一样细的眉毛，眯缝着眼，装着很关心的样子看了看克洛蒂，继续哼着：

热带的小路啊……

第　二　章

房子还在继续下沉。一天，她们发觉周围的地基已经和屋子的地面不在同一水平面上了，而且比屋子的地面还高出一块。于是她们在地下打了两个楔子，上面斜打进一块木板，想控制它的下沉。可是没用。不知为什么路面还在不知不觉地继续升高，而屋子的地面却在不断下沉。也许是因为在地上洒水太多，或者总在这间屋里跳舞，脚踩得太多的缘故。垫进去的木板总成不了规则的台阶。那些进进出出的乡下人的大鞋后跟踩在地下，留下一个大坑，坑里积满了火柴棍、薄荷油小盒、烂树叶、小木片、线头、钮扣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还从地面和木板之间长出几棵杂草。

曼努埃拉蹲在门前想把门底下的脏东西掏出来。她不紧不慢地掏着，离做弥撒还有半个小时。可以放心地度过这半小时了。因为内丽带来了消息：她在镇子上没有看见卡车，连一辆汽车都没有。看来，的确是场梦。她已经记不清是谁告诉她镇子上

来了辆卡车。这些狗，怎么还在葡萄园里乱窜？葡萄不是已经收得一粒不剩，还有谁会去偷吃呢！好吧，到卢多维尼亚家要走五分钟。用一刻钟在她家找点线，再用五分钟干点别的什么事，比如喝杯马黛茶，或者在街上随便跟哪个女人聊聊天，最后去做弥撒。

为了保险起见，她先在街口看了看，一直望到这条种满了杨树的大街的尽头。至少在三个街段之内，连个人影也没有。当然，今天是礼拜天。甚至连往日那些在大街上玩球、发出阵阵怪叫的孩子们也不见了。他们大概在教堂门前等着来辆阔人的汽车好乞讨点什么。杨树叶子沙沙作响。要是风刮得再大些，整个镇子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会落满枯黄的树叶，而女人们就得整天扫树叶子：街上的、过道里的、门底下的，甚至床下面也有。然后把它们堆在一起烧掉。蓝色的烟象一只猫，沿着已经半倒塌的长满杂草的土坯墙徐徐往上爬。浓烟吞噬了黑草莓，把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子和小路团团围住。蓝烟和火的热气熏得人直流泪。曼努埃拉紧紧攥住口袋里那条从裙子上扯下来的布，好象拿着一件法宝，要它赶快施展魔术似的。

还剩一个街区就要到镇子尽头的车站了。卢多的家就在拐角那里。她家里总是很早就生好了火。

曼努埃拉加快了脚步，想赶快走过这条最破烂的街道。在这条街上住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好久以前这条街上的桶匠们就把他们的铺子搬到了塔尔卡。现在路很好走，从庄园到塔尔卡，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镇子的那一头，就是有教堂和邮局的那一头，房子也好，住的人也多，那边是镇子的中心。当然啦，在比较繁华的年代里，车站这边曾经是镇子的中心。现在这里只有一个一条路可通的牧场，一具废弃了的信号灯。混凝土砌筑的月台已经斑剥脱落，到处是裂纹。两棵枯老的桉树下长着茴香。一台破旧的长满铁锈的脱粒机倒在那里，孩子们经常在机器上玩，他们象是在玩一个驯服的大蜥蜴。再过去些，在一座木头已经发霉的棚屋后面，是大片黑莓的灌木丛和一条水渠，它们把镇子和阿莱杭德罗的葡萄园分割开来。曼努埃拉停在街角往远处眺望，直到视力所及的远方，到处是一望无边的葡萄园。也许不全是阿莱杭德罗的，不过即使不是他的，也是他的亲戚的，他的兄弟的，至少也是他的堂兄弟的。反正这些葡萄园全姓克鲁斯。葡萄园的形状象把巨大的伞，伞柄那里就是奥利沃庄园阿莱杭德罗的家。他家周围是个不大的花园。虽然不大，终归还是个花园。花园周围是阿莱霍开的铁匠铺、牛奶房、制桶作坊和酒店等等。曼努埃拉叹了口气，

真有钱啊！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大的权力。半个世纪以前，当阿莱霍继承这个庄园的时候，为了让火车在这里靠站，把他的产品运走，他建造了奥利沃车站。阿莱霍先生真是个好人，没有他，车站这边的人可怎么活呢？镇上传说这会儿阿莱霍先生可要给大家装电灯了。虽说他是个议员，却总是乐乐呵呵的，一点架子也没有。不象那些人：自以为嗓门大，胳膊粗，就可以任意欺侮一个女人。阿莱杭德罗可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今年夏天，他和米西娅·布兰卡到镇上做弥撒的时候，曼努埃拉和他们在街上偶然相遇，阿莱杭德罗却办了件蠢事，他趁布兰卡不注意，直朝曼努埃拉挤眼。

卢多给她端来了马黛茶和汤。曼努埃拉在炉灶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定后，便开始在装针线和扣子的小盒里找起来。卢多维尼亚已经不大看得清东西了。她的眼睛近视得厉害，都快瞎了。曼努埃拉一直劝她不要太傻，还是再配一副眼镜。但是她不想配。当阿塞维多一命呜呼的时候，她几乎发疯了。她想在棺材加盖时，放进一件自己的东西，好永远陪伴她的丈夫，她觉得最好还是放她那副眼镜。卢多维尼亚曾经是布兰卡太太的仆人。当布兰卡太太的女儿莫尼卡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太太绝望了，她把自己长到腰际的金色的辫子剪下来，放进了女

儿的棺材。当然啦，布兰卡太太的头发很快就长出来了。可是这个傻卢多呢，因为模仿太太，却从此看不见东西了。卢多说这是因为阿塞维多爱吃醋，这样她便可以再也不看一眼别的男人了。阿塞维多生前，除了曼努埃拉，不允许卢多交任何一个朋友，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人们常和阿塞维多开玩笑，提醒他：不管怎么说，哈波内西塔是曼努埃拉的女儿。这个桶匠嘻嘻一笑，就是不相信。可是哈波内西塔长大了，她长得又瘦又黑，一副大板牙，头发又粗又硬，简直和曼努埃拉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谁也无法怀疑是她的女儿了。

年龄越来越大，卢多的记性也越来越坏。而且总是唠唠叨叨。她告诉曼努埃拉昨天布兰卡来看她时，给她带来了阿莱霍先生的口信，说什么他想买卢多的房子。多奇怪！另外还有一次，他说对这幢房子很感兴趣。我简直不明白他干吗要买我的房子，我不想离开这里，我死也要死在这儿。他买我的房子，简直就是要我的命。跟她这么大年纪的人开玩笑有什么意思呢。她已经记不清在这么一大堆盒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了。床底下、抽屉里、角落里、梳妆台后面、衣柜和墙的夹缝里，到处都是布包、盒子和一个个小捆儿。不知为什么人们都说卢多什么都忘记了，就是忘不了阿莱霍一家，她连他们家的

重孙子的名字也记得。现在却怎么也记不起来谁是潘乔了。

“你怎么会不记得他呢？我跟你提过好多次了。”

“你跟我说的都是些男人，我怎么分得清呀！”

“就是那个胖胖的，长着大胡子的。去年他经常开着一辆红色的卡车到镇上来。他原来是奥利沃庄园的，后来他走了，还结了婚。以后，他还经常来过。他长着又黑又粗的眉毛，脖梗子粗得象头牛。从前，当他还年轻的时候，我看他挺和气。可那次他和一帮醉醺醺的朋友来玩，还撕了我的西班牙裙子，讨厌极了。

完全无济于事。卢多仍然不知道谁是潘乔。曼努埃拉不想再说了，她真想站起来把马黛茶、针线盒都扔在地上，然后回家去。这老家伙，真笨！看来她脑袋里只剩下一堆豆腐渣了。连潘乔·维加都记不起来，跟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曼努埃拉在针线盒里翻来翻去，想找到她要的线，然后就回去。卢多却一声不吭，随她去翻。过一会儿她开口了：

“他欠阿莱霍先生的钱。”

曼努埃拉看了她一眼。

“谁？”

“你说的那个人。”

“潘乔·维加？”

“对。”

曼努埃拉把红线缠在小拇指上。

“你怎么知道的？”

“你找到线了？你可别都拿走。”

“好吧。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米西娅·布兰卡来看我时告诉我的。他是已经去世的老维加的儿子。我在阿莱霍家时，他父亲是阿莱霍庄园里制桶匠的头头。我记不清那个孩子长什么样了。布兰卡说这孩子——他叫什么来着？他想脱离克鲁斯家。尽管这孩子已经好久不在庄园里，而且他的爸爸老维加和他的妈妈贝尔塔都去世了。当阿莱霍知道他想偷偷地买汽车时，就把他叫到家里，连个字据都没立，就爽爽快快地借给了他钱……”

“这么说他是用阿莱霍先生的钱买的卡车？”

“他还没还给阿莱霍先生钱呢。”

“一点都没还？”

“这我就不清楚了。”

“一年前，他就已经是不可救药的了。”

“是这么回事。”

“真无耻！”

无耻，真无耻。如果他再来胡作非为，我就要

对他说：你这不要脸的，你敲诈待你象父亲一样的阿莱霍先生。我一定这么说，绝不害怕，或者至少，不象以前那么害怕了。这些话对于曼努埃拉就象是一双有力的拳头，似乎可以帮她砸碎潘乔那坚硬又带威胁性的外壳似的。真可惜，她听见的喇叭声竟是场梦……干什么要缝补那条红裙子呢？她把缠在手上的线扯了下来。今天一下午干什么呢？肯定要下雨，她全身的关节这么告诉她。再到卢多那儿去？去干什么呢？如果再和她说起潘乔·维加，卢多肯定会说：

“你已经老了，别再想男人了。也别再想跟他们一起胡闹了。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吧，穿得暖暖和和的。我看象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只能是等死。”

可是，死神也是女人，就象她和卢多同样是女人，女人之间终归还是好办事。至少有些女人，譬如卢多，对待她总是一个心眼儿，循规蹈矩。可是，哈波内西塔却老是朝三暮四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特别是在冬天，从葡萄收获到葡萄整枝的季节，当她觉得很冷，不停地发抖的时候，就想要结婚了，想有孩子，想要孩子！可是她整整十八岁了，却连月经都不来。真是怪事。过了这一阵儿，她就又说不结婚了，说她不想让别人摆布自己。还说自己既

然是妓院的老板娘，最好她自己也干妓女这一行。可是当男人刚一碰她，她就吓跑了。当然罗，她这副长相，也没有人会喜欢她。我给她说了多少次，让她烫发，说她最好还是结婚，因为哈波内西塔还是挺勤快的，可以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爱她的人结婚。可是潘乔又粗又野，还是个酒鬼，他是不会真爱上谁的。或者和阿莱霍的孙子们也行。在夏天，有时候，他们在庄园的家里呆烦了，也会来妓院喝上几杯。可都是些脸上长满粉刺，戴着眼镜，也不爱说话，年纪很轻的小伙子。他们一个劲地说着考试的事，喝得不多，和谁也不打交道。要是哈波内西塔能和他们中的一个怀孕，有个孩子……当然啦，不是结婚，但终归可以有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行呢？这也是一种办法。

我可不能学她。曼努埃拉自言自语地朝小教堂走去。她把红线重新又缠到小拇指上。她要先把裙子卡上腰，再缝一缝下摆。要是住在一个大城市里多好啊！人们都说大城市里有狂欢节。那些爱热闹的女人，象疯子一样，穿上最华丽的衣裳到街上去尽情跳舞，场面可大了，谁也不会说什么。那么她也将穿上马德里姑娘们穿的衣裳。而这里的男人都象潘乔和他的朋友一样，是一帮笨蛋，什么也不懂。有人告诉她潘乔身上带着匕首，这不是事实。去年

潘乔想打她时，她曾经壮着胆子在他全身摸了摸，什么也没有。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我们疯了，这可真是冤枉我们……他和别的男人抓住我的时候，心怀鬼胎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摸，这样的事还能瞒过我！试试吧，你这个无耻的家伙，敲诈鬼。如果他现在在镇子里，我真想穿上那件西班牙裙子站在他的面前，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我要穿上连衣裙，耳朵后面插上花，把脸抹得红红的。人们就会说，啊呀，曼努埃拉，你可真漂亮，要我陪陪你吗？那时我该多么得意啊！于是，潘乔一定会暴跳如雷，他在街角碰到我时就会说："你真叫我恶心，快脱了这件衣服，摘下这些玩意儿，你给我们全村人丢脸。"正当他要动手打我的时候，我晕倒了，倒在正路过这里的阿莱霍先生怀里。阿莱霍让他放开我，别管我的事。我是一个远比他正派的女人。无论怎么说，他不过是个雇工的儿子，而我是赫赫有名的曼努埃拉。阿莱霍把潘乔赶出镇子，不许他再回来。于是，阿莱霍把我抱上他的车子，带到庄园，让我躺在米西娅·布兰卡的床上。卢多维尼亚说过，布兰卡太太的床上铺的全是贵重的玫瑰红色的绸缎。他们去找塔尔卡最好的医生。而米西娅·布兰卡给我包扎，让我闻兴奋剂，把我搂在怀里，跟我说：曼努埃拉，我愿意咱们俩成为好朋友，你就留在我家里吧，直

到你完全恢复健康。你别担心，我把卧室让给你，你想要什么就说话。别担心，真的，你看着吧，阿莱霍会把镇上所有的坏人都赶走的。

“曼努埃拉！

在街角拐弯的地方，一个个子很高的人站在那里，两脚完全陷在马路上一个小水坑的烂泥里，雪白的胡子，一条驼羊毛的斗篷，草帽下一双蓝色的眼睛。后面是四条并排站着的狗。曼努埃拉不由得朝后退了一步。

“上帝啊！阿莱霍先生，您怎么带着这几条狗上街？您快牵住它们，我走了，我走了，千万牵住它们。”

“别怕，我不下命令它们连动也不会动的。莫洛，老实点……”

“应该把带着狗上街的人抓起来。”

曼努埃拉慢慢地退到了另一条小路上。

“你到哪儿去？你的脚都泡在水里了。

“我敢打赌，我准感冒了。我去做弥撒。阿莱霍先生，我不象您是个异教徒。您的脸色真难看，我想您一定是熬夜熬得太厉害了。象您这么大年纪，我倒不是说……”

“这么说，你是去忏悔你的罪过了。啊，伟大的曼努埃！”

罪过？也许是。我倒是这么想来着。您看我这么瘦。圣母玛丽亚！

“听说你把潘乔·维加迷上了。”

“谁说的？”

“他自己说的。你可要小心点。”

四条狗在阿莱霍先生背后骚动着，显出跃跃欲试的样子。

“奥德洛，莫罗，蹲下……”

她的袜子全湿透了。又凉又湿的裤子贴在她的小腿上。她有好几年没有感到这样体虚力乏了。在走上坡路时，她向挡道的猪踢了一脚，可是她自己却差点滑倒，不得不把手扶在猪的脊背上。她隔着小路向对面的阿莱霍问道：

“要小心谁？”

“小心潘乔。据说近来他老是提到你。”

“可是他已经很久没到奥利沃来了。听说他欠您的钱，是吗？”

阿莱霍先生笑了笑：

“你全知道呀！你这个搬弄是非的老家伙。你知道我昨天去塔尔卡找大夫了吗？你知道大夫说什么吗？”

“您去看病了？可您不是挺好的吗？”

“你刚才还说我的脸色难看呢。潘乔要是把你

弄到手，你的脸色也会难看的。”

“可是他不在。”

“不，他在，在。”

那么说，昨天晚上的喇叭声是真的。不，不去做弥撒了。我可不愿意在大街上出丑。天太冷了。上帝会原谅她这一次的。她没准会感冒的。这么大年纪了，最好是睡觉。对，躺下睡觉，只要哈波内西塔不让她干什么活，一定要躺下睡觉。天知道她又会嚷嚷着让她干什么事。去年潘乔·维加拧了她的胳膊，差点儿没拧断了，到现在还疼呢。她再也不想和潘乔·维加打交道了。绝不再和他打交道。

“你别走啊，曼努埃拉。

“当然啦，他是不会打您的。

“等一会儿。”

“那么，阿莱霍先生，您想说什么就说吧。您没看见我有事？我的脚全湿了。我要是冻死了，您可得出棺材钱。全是因为您，您是罪魁祸首！

阿莱霍先生牵着他的狗，和曼努埃拉隔着一条街边走边说。十一点钟弥撒的钟声响了。阿莱霍不得不喊着说话，好让她听见，因为正巧一辆盖莱洛家孩子们坐的马车从这儿经过，孩子们的歌声扰乱了他们的谈话：

下吧，下雨吧！

老太太已进洞，
小鸟还在唱歌。
…………

“喂,阿莱霍先生,您要说什么?”

“啊，对。你告诉哈波内西塔，我有件急事要找她谈。今天下午我就去。我也还想和你谈谈。”

该拐弯了，曼努埃拉停了下来。

“您坐汽车来吗？”

“没准儿。干什么?”

“您最好把车停在我们家门前，潘乔一看见您的车就不敢进去了。”

“如果我不坐车来，我就把这几条狗留在门外，潘乔怕它们。”

“当然了，他要是胆小鬼，就会怕它们。”

第　三　章

利拉小姐隔着窗口瞧着潘乔·维加。尽管他在那里直冲她不停地叨叨，还是引不起利拉的兴趣。她早就了解他的为人，对这些唠叨很不以为然。再说，我也喜欢这个没完没了的碎嘴子。

“潘乔，你现在开卡车运货，不也就成了陆上海员了吗？每个码头都有个女人。埃米塔连你的影子都见不到，可怜的女人，跟你结婚简直是活受罪。”

“可她并不埋怨。”

一听这话，利拉脸红了。

“你呢？利拉。”

潘乔想隔着窗子拉住她的手。

“放开我，傻瓜。”

利拉朝他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奥克塔维奥正坐在门口，瞅着街上发生的一切。潘乔转过身去，想看看是什么人使利拉这么害怕。一看只不过是他的姐夫，不由得耸了耸肩。棚屋的那头是邮局，里面空荡荡的。另一头，塞斯佩德斯坐在一个垛成三

角形的货堆上。老头儿从货堆上走下来，倚在门框上朝街上瞧去，奥克塔维奥在门框的另一边。对面，还有一间棚屋，有几个行人从门前走过。这里平时是某些党派集会的场所，星期天就是教堂。它比邮局的那所房子要小一些，但都是阿莱霍先生的产业。这两所房子本想对换一下，可是总没换成，原因是现在的教堂已经够大，满能容得下镇上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在葡萄收获季节之后，那些外地来的短工和农场主一家都不在的时候，人就更少了。潘乔转过身去，点燃一支香烟。

“圣·阿尔丰索牧师来了吗？”

塞斯佩德斯摇摇头。

“可能他已经吃完杂碎汤了。”

奥克塔维奥拍拍老头的肩膀：

“上帝保佑，你可真是，这么老了，还这么天真，塞斯佩德斯。这会儿牧师正在床上做梦呢！听说他晚上在塔尔卡‘鸡胸’妓院里跳了一整夜舞……”

利拉小姐从窗口探出了头：

“你们这些异教徒要下地狱的。”

塞斯佩德斯从斗篷底下伸出手来画了个十字，潘乔却反而笑了。奥克塔维奥又坐到了货堆上。塞斯佩德斯看了看天。

“要下雨了。”

他跟着奥克塔维奥往货堆上爬，坐得比他还高，双脚悬在空中。满是疤痕的脚上沾满了泥，加上那双肮脏的拖鞋，简直看不出来是一双脚了。

利拉和潘乔还在窗户旁说着话。

“你昨晚没跟哈波内西塔睡觉？”

“我？没有，我已经好久没去了。她们不让我进。”

“那是因为你太胡来了……”

“糟糕的是我已经爱上了她。”

利拉说那没错，哈波内西塔是个好姑娘，什么都不错，就是长得难看点，穿的也不时髦。她围裙里面穿着一条到踝骨那么长的灯笼裤，倒象是孤儿院里出来的。谁都知道她是个不错的姑娘，干这一行可真叫人奇怪。当然，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从她妈妈手里继承下来的嘛！但总可以把妓院卖掉吧！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妈妈哈波内萨·格兰德让她去上学，学校就在现在这座当邮局的棚屋里。那时候，阿莱霍还没把它买下。听我妹妹说，小姑娘们跟她都不错，老师也挺喜欢她。可是哈波内西塔却躲在火车站里不去上课，直到学校放学。哈波内萨·格兰德并不知道她不去上学。这姑娘，不爱上街玩，也不跟别人打招呼。现在，所有的正派人都可

怜哈波内西塔，这可怜的怪姑娘！利拉只要在街上遇见她，总是尽量热情地跟她打打招呼。你干什么摇头？难道不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不过，我爱的并不是她。”

利拉茫然地看着他。

“那你爱的是谁？”

“曼努埃拉，因为……”

在场的人都笑了，利拉也笑了。

“这些男人有多缺德，真不要脸。”

“可她有多可爱……”

潘乔和利拉继续隔着窗户上的栅栏嘀嘀咕咕地说着。塞斯佩德斯从货堆上下来，倚着大门再一次望了望天空：

“下雨了，我的妈呀……”

教堂门口附近的人都躲到了屋檐下。屋顶上的水顺着房檐瓢泼而下，形成了一道水的帷幕。人们紧贴着墙，双手插在口袋里站着。格雷罗家马车上的马顿时浑身湿透了。而刚到的巴伦苏埃拉家的人都躲在福特牌汽车里避雨，等着做弥撒。阿莱霍跑进了邮局，后面跟着他的四条黑狗。他抖了抖斗篷和帽子上的雨水，四条狗也使劲晃着身子。奥克塔维奥又爬上了货堆，免得雨水溅湿他。那么多人在里面叽叽喳喳地说话，棚屋似乎都快盛不下他

们了。

“塞斯佩德斯,你好!”

“您好!老板。”

阿莱霍看了奥克塔维奥一眼，可是没有向他打招呼。他也看到了仍然站在窗前、但已经停止和利拉说话的潘乔的背影，他没有转过身来。

“看到你真荣幸，潘乔。”

潘乔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阿莱霍嗾使他的四条狗从地下站了起来。

“奥德洛,苏尔丹……”

潘乔转过身来。他举起双手好象是要接受向他射来的枪弹似的。阿莱霍叫住了他的狗。

“莫罗，过来……”

“您真爱开玩笑，阿莱霍先生。”

“有人向你问候，你应该回答。”

“这样的玩笑可开不得。”

奥克塔维奥坐在高高的、快要接近房梁的货堆上看着他们。阿莱霍先生穿过货栈朝潘乔走去，四条狗在他身边蹦来蹦去。这间屋子又黑又暗，连墙壁上刷的石灰也已经变成了土色，只有阿莱霍的那双蓝眼睛和那四条狗流着口水的红舌头，还算有些生气。

“那你开的玩笑呢，难道就不算了吗？你这个忘

恩负义的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是我给你搞的葡萄渣的货源。不过，几天前我已经告诉奥古斯托停止给你供货了。”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说好吗？”

“干什么？你不想让大伙儿知道你是个无耻的忘恩负义的家伙？外面下着雨，我可不想再挨浇了。医生说让我注意身体呢。塞斯佩德斯，劳驾您到附近的肉铺去一趟，告诉梅尔乔给这几条狗多拿点带骨头的肉来，好让它们老实点。这人是谁？”

奥克塔维奥只两下就从货堆上跳了下来，掸了掸他那黑色的外衣，又整了整系在敞开的衬衫领口上的领带，清了清嗓子。还没等他开口，潘乔已经说话了：

“他是奥克塔维奥，我的大舅子。”

“就是那个在服务站干活的？”

“对，先生。愿为您效劳。我和潘乔是亲戚，有什么事您可以当着我的面说。”

四条狗竖着肥大的尾巴，张着贪婪的大嘴，屋里的气氛很紧张。阿莱霍透明的蓝眼睛盯着潘乔，他那乌黑眼皮下的眼神显得惴惴不安。阿莱霍从潘乔的眼神里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想让奥克塔维奥知道他欠钱的事。

风吹动了墙上贴着的信件招领单。

“看来你是希望我别当着别人的面骂你是个十足的胆小鬼。”

“您别说了,阿莱霍先生。”

“你那个已经升天堂的爸爸从来没招得我这样跟他讲话，他可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可是他竟生了这么个儿子！我完全是看着你爸爸的面子才借钱给你的。也还是因为你爸爸的面子我才没吩咐把你抓进监牢，你听清了没有？”

“我并没立借据。”

阿莱霍气极了，他的狗似乎也感到了主人的气愤，它们站起来，朝潘乔龇着牙，叫着。

“岂有此理！

“我给您带来了前五个月的钱。”

“你以为这点钱就能堵住我的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可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你了如指掌。你是因为货源断了，所以才象条夹着尾巴的狗似的跑来付我点钱，好让我再叫他们给你提供运货。给我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给我！”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那你是什么?是小偷?”

“那好吧,阿莱霍先生,就这样吧。”

“把钱给我。”

潘乔递给他一把钞票，因为他一直把钱攥在插进裤子口袋的手里，钱还是热乎乎的。阿莱霍慢腾腾地数着钱，然后放进了斗篷里面的口袋里。内库斯舔着他的脚尖。

“好。你还欠我六个月的钱，你要准时给我，懂了吗？你要明白，我可是神通广大，任何一个比你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懂得这点。我没叫你签借据并不等于你可以不还钱，如果说我给了你自由，那是想看看你这个小子到底会怎么样，能干点什么。其实按我对你的了解，心中也已有数。下次，你要是一时付不出钱，我可以再容你几天，但要说清楚，看看我们怎么办……”

“这次是因为我没时间。”

“撒谎！”

“另外，最近我也没到这一带来，阿莱霍先生。”

“又是谎话。你什么时候可以改掉这个坏毛病？有人跟我说在你大舅子的加油站上已经看见你好几回了。你再多开两公里路到这儿来或者到我家去一趟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连你出生的家的路都不认得了吗？畜生！”

不，他不想和这些事发生关系，也不愿意到这块臭地方来。他不愿意把钱交给阿莱霍，因为这等于承认和他的关系，再一次把自己和他拴在一起。

对这一切他至少想忘掉一些，好象个走夜路的人吹起口哨给自己壮胆一样。五个月来，他坚持没付给阿莱霍一文钱，他想把这笔钱化在别的地方，好象他真有权力这样做似的。埃玛[1] 想拿这笔钱在塔尔卡买幢房子。这个区的房子全都造得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房子的颜色。埃玛想做的事谁也阻止不了。亏得现在是收葡萄的季节，有不少货要运。潘乔很少在家。有时候他宁肯把车停在半路上，在车上睡觉也不回家。埃玛说反正都一样，我反正老见不到你，谁知道你在那里干什么，不过我和孩子总得有点什么补偿。有时候潘乔的胃溃疡病犯了，躺在床上，好象有一团火在胸口烧着，又象是有条虫子在胸前咬他，吸他的血。这儿，就在这里面。弄得我吃不下，喝不下，睡不着，动弹不得，也说不了话，甚至连呼吸都困难。那时，埃玛就照料我，我看着她想：要是没有她，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她心里也很明白。她好象照料一个在病痛中忏悔自己错误的、而以后又将照犯不误的孩子。所以我需要这个家。有时候他开着卡车在那一带转，眼看着"出售房屋"的牌子一块块地消失。玫瑰色的房子已经卖完了，只剩下蓝色和黄色的了。而埃玛想买一

①前文中的埃米塔是埃玛的爱称。

幢玫瑰色的。对阿莱霍来说几千个比索又算得了什么 。

“您为什么不让奥古斯托给我些有利可图的货运运呢 ?”

“我给了你那么多好货，你又为我办了什么呢 ?”

潘乔没有回答。马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积满了雨水，过都过不去。牧师来了，大家走进了小教堂。潘乔没有回答阿莱霍，因为他不想回答他。潘乔除了欠这个过分注重衣着的阿莱霍的钱，谁的帐也不欠。阿莱霍满以为他眼看着潘乔长大，就……大家都说他是阿莱霍的儿子。不过不只他一个人，什么利拉、哈波内西塔，还有好多别的庄园的雇工，只要是蓝眼睛的，都被说成是阿莱霍的儿子或女儿。不，我可不是。我不能让我妈丢脸。我的眼睛和眉毛都是黑色的。有人还以为我是土耳其人呢！我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从小我就给他开拖拉机，后来我背着他偷偷跟他的孙子们学会了开汽车，他们的年龄跟我差不多。还有什么呢？我不过就是靠他学会了开车，欠他几个月的钱，等到还清了这笔钱，他还有什么说的？埃玛，等着吧，也许我们就要不住在这个区了，就会要什么就有什么了。我自由了，自己干，用不着向任何人乞求什么，我也就永

远离开这鬼地方了。阿莱霍这老家伙在奥克塔维奥面前说我没按时还他钱，他是想让埃玛的兄弟们（这里不包括奥克塔维奥，因为他跟我够交情）好去到处给我张扬。

“ 怎么回事儿 ?”

塞斯佩德斯拿着肉回来了。四条狗在他身边汪汪乱叫，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 舐他的手，闻他的脚，差点没把他扑倒在地。

“ 扔给他们一块吃,塞斯佩德斯。”

一块血淋淋的肉扔了出来，四条狗在地上滚成一团，抢着那块十分新鲜的、还冒着热气的肉。狗一边叫着，血红的嘴里流着涎水，狭长的脸上一双双黄眼睛发出贪婪的光。屋里的人都紧贴着墙壁，给他们腾出“ 战场 ”。吃完了肉，四条狗又在阿莱霍的周围拱来拱去，好象知道肉是这个穿斗篷的人给的，他是它们看守的葡萄园的主人。对喂它们肉的塞斯佩德斯却反而连睬也不睬了。阿莱霍抚摸着他的四条黑狗。这几条狗牙齿锋利，爪子又尖又厚，是纯种的狼狗。

“ 不，你不还清欠我的所有的钱，我就不能信你的话。我已经老了，活不长了，我不想留下没料理完的事…… ”

“ 那就照您说的办吧,阿莱霍先生。”

地面上一片血乎乎的，四条狗还在地上嗅来嗅去，想找点残渣吃吃。潘乔·维加咬着牙。奥克塔维奥朝他挤挤眼睛，别急，老弟，等会儿，我们再来商量这件事，看来这老家伙也不是好惹的。教堂里的钟声响了。

“你不去做弥撒?潘乔。”

潘乔没吱声。

“你小时候，经常帮教堂做事。可怜的布兰卡非常喜欢见到你，说你漂亮，心眼好。那时你做的忏悔那么长，有时简直把我们笑死了。您呢？塞斯佩德斯，去吗？”

“当然去,老板。”

“你看，潘乔，塞斯佩德斯怎么就去做弥撒？”

潘乔看了看奥克塔维奥，他朝潘乔摇摇头。

“塞斯佩德斯是您的雇工。”他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我可不是。”

“可是你欠我的钱,他却不欠。”

这是事实，最好还是别提这些，争也没用，还不如去做弥撒。每当星期日我在家里时，埃玛就给诺尔米塔穿上镶着白色毛皮的天蓝色外衣，要我去做十一点半的那次弥撒，还说那个钟点的弥撒最好。于是我去了，那有什么呢？我喜欢和当地的人打

打招呼。有时，我心甘情愿，有时也不见得，不过我总是去的，穿得也很体面。可是，要我和阿莱霍一起去，让他来逼着我去——潘乔横下心说：

“不,我不去。”

奥克塔维奥满意地笑了。四条黑狗离开了屋子。阿莱霍出去之前转过身来：

“啊，有件事忘了告诉你。听说你最近总是说什么你和曼努埃拉誓不两立。可别让我知道你在跟哈波内西塔她们过不去。她们可是好人，你记住。”

阿莱霍出去了，他的狗尾随着他穿过马路，溅起了雨水和泥。四条狗躲到屋檐下等着。塞斯佩德斯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推开了教堂的门：伴随着教堂的钟声，四条狗鱼贯而入，最后面是它们的主人阿莱霍。

第　四　章

哈波内西塔没能够猜透为什么阿莱霍这么着急找她谈话。当曼努埃拉刚一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有点吃惊，因为往常这位议员先生总是不期而来，从不预先打招呼，好象回他自己家一样。不过很快她就明白了：这回阿莱霍这样精心安排，准是要告诉她关于他为镇上安装电灯进行交涉的最后结果。好久以来，阿莱霍就坚持说镇上应该安装电灯。可是答复总是一拖再拖，也不知道已经拖了多少年，总是借口说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机会跟省当局提及这件事，或者，什么管事的外出旅行去了，眼下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需要化钱，再就是什么省长秘书属于反对党，最好还是再等一等。

上星期一，哈波内西塔去塔尔卡银行，走到校场口的时候，碰到正要去省管理处的阿莱霍。他们在街角那儿站住了。阿莱霍给哈波内西塔买了一小包热花生，说是送给她吃的。结果呢，在他们俩人说话的时候，阿莱霍自己几乎全都把花生吃光了。

他扔下的花生皮几乎全都粘在了便便大腹鼓起的驼羊毛斗篷上。他说行了，现在一切就绪，半小时之后他就要见到省长，一定要责问管事为什么把奥利沃车站给忘了。于是哈波内西塔在广场上来回蹓跶,等着阿莱霍，看看这次盼望已久的接见到底有什么结果。后来因为还有别的事要办，再说火车开车的时间也到了，只好走了。到底没见到他。这一个星期以来，她一直打听阿莱霍是否回到了庄园，可是连一次也没见到他。她只能盼着、等着。

今天好了，他到底要来了。吃过午饭，所有的姑娘都钻进了自己的小屋，曼努埃拉走进了露西的屋子，只有哈波内西塔留在厨房。架在厨房中间的炭火已奄奄一息，她懒得添柴禾，只是坐得离火越来越近，并把披肩使劲朝身上裹了裹。我都要冻僵了。天黑了，雨还是下得那样大，已经漫过了克洛蒂垫在院子里的那些垫脚的碎砖头。厨房对面那间屋子门敞开着，露西在那里点上了蜡烛。哈波内西塔不时地抬头看看那间屋，不知露西和曼努埃拉在笑什么。最后那阵刺耳的笑声是因为曼努埃拉笑的时候把抿在嘴里的发卡喷得满地都是。于是，俩人不得不跪在地下找了好一会儿。

院子里已经昏暗下来。可是哈波内西塔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来点灯。她伸手摸摸火炉，还有点

热气。要是有了电，这一切都会变的。这天气真讨厌，雨水从树枝扎的门缝往里潲，地面成了一片泥潭。到那时，也许寒冷就不象现在这么可怕了，就不至于让她象现在这样全身发抖，不得不蜷缩着，紧裹着衣服。到那时，也许返潮天不会象现在这样从五月持续到六月，又从六月持续到七月，乃至八月了。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到处长满了绿毛，衣服上、食物上，甚至脸上、身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有了电，镇子又可以象她妈妈年轻时那样富有生气了。上星期一，当她在校场口等阿莱霍的时候，她进了那家电唱机商店。以前曾有好多次她站在玻璃橱窗外面张望，可惜总是因为玻璃上她自己的反影，使她看不清它们的颜色，也听不清乐曲的声音，她从来没进去过。这次她进去了。一个眼睫毛淡淡的，耳朵成了半透明的店员过来招呼她，给她看样品，递给她说明书，对质量做了全面的保证。哈波内西塔明白这个店员一定以为她买不起这么高级的唱机，其实她完全买得起。一旦镇子里有了电，她一定买个电唱机，马上就买。不，要在这之前。要是今天下午阿莱霍给她带来允许镇上通电的消息，或者是已经签订这方面的合同或文件什么的，那她明天就去买。明天，也就是星期一。买那个颜色最鲜艳，体积最大的，上面画着土耳其海和棕榈树的

那个。明天还去找那个有淡淡眼睫毛的小伙子，让他给我送到家里来。等到镇上一有电，电唱机就可以在她家唱起来了。

这件事最好不告诉曼努埃拉，只要我给她透露一点这个想法，她就会发疯似的把它看成是既成事实，唠叨个没完，使你不得安宁，直到一事无成。她正在对面房里的烛光下脱衣服，准备试穿刚缝好的衣裙。象她们那个年龄是不怕冷的。我那长眠在地下的妈妈原来也是这样。在象今天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她照样穿着袒胸露背的衣服，她身材高大而肥胖，两个乳房沉甸甸的象装满了葡萄的口袋。在袒胸领的中间塞着一块小手绢，当她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喝酒的时候，有时在煮菜汤的时候，她总是掏出手绢，不时地擦一擦前额、鼻尖，特别是前胸渗出的细小的汗珠。据说哈波内萨·格兰德是因为喝酒太多，死于肝病。其实不对，她没喝那么多酒。我妈妈是忧郁而死的。她整日为奥利沃车站的下沉而担忧。车站确实已经今非昔比了。她为镇子上安装电灯的事和阿莱霍先生谈了不知多少次，但毫无结果。然后又传说要铺一条柏油路，通过奥利沃车站。于是我妈妈又心花怒放了，因为那样奥利沃就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市镇。不过后来他们告诉了她真相，我想是阿莱霍对她说的：已经规划

好的公路离奥利沃还有两公里远。我妈妈又失望了。新公路象一把镀银的、锋利的匕首，一下子砍断了位于老公路拐弯处的奥利沃车站的生命。货物再也不象从前那样用火车运了，而是改用汽车通过公路来运。火车每周只经过奥利沃站两次，镇上的居民少得可怜。哈波内萨·格兰德记得：从前，附近那些坐着最阔气的双座四轮敞篷马车的人都赶到奥利沃来做十一点钟的弥撒。傍晚，附近庄园的那些举止文雅的青年也都骑着精良的马匹来到奥利沃，聚集在邮局门口，等着火车带来的信件。白天，他们由姐妹们或未婚妻陪伴着，显得举止稳重，彬彬有礼。可到了晚上，来到了哈波内萨的妓院里，就完全成了脱缰的马。那时，妓院是全天营业的。后来，到妓院来的只是沿路的工人了，他们从两公里以外步行到她家。再后来，连他们也不见了，来妓院的只是住在本地区的那些工人、雇工，还有一些在葡萄收获季节从外地来打短的短工了。他们完全是另一阶层的人。最后连他们也不来了。现在到塔尔卡去很方便，一转眼就到了，所以礼拜天，哈波内萨的妓院生意萧条，和城里的妓院根本没法竞争，比如“鸡胸”的妓院。这里连个电灯也没有。我总是听见她抱怨着一大堆事，没完没了地唠叨。她憋着一肚子火。最后，她躺倒在床上，气得鼓鼓的，眼窝

都发黑了。尽管阿莱霍要她等待，等待，再等待，可是她实在等不及了。她都快要死了。她死后我们把她安葬在圣·阿尔丰索的墓地里，因为奥利沃连块坟地都没有，只有乱七八糟的破房子，四周是横七竖八的葡萄园，它们张牙舞爪，象是要把这些房子给吞噬掉似的。他在笑什么？他怎么就一点也不感到冷呢？我都快冻僵了。

“爸爸！”

哈波内西塔在厨房门口叫曼努埃拉。曼努埃拉正站在露茜门口灯光可以照到的地方。他又瘦又矮，撅着屁股站在那里，他的脸在黑暗中依稀可辨，倒象是个少年男子。但是哈波内西塔熟悉这个身躯。他浑身冷冰冰的，连床单也焐不热。不象她妈妈，她妈妈的身子热得象一座小火炉。在她的怀里，能把你又潮又霉的衣服，甚至你的骨髓都烤暖了。

“干什么？”

“您过来。”

“叫我有什么事吗？”

“您过来就是了。”

“我和露茜正忙着呢。”

“我不是说了吗，我要您过来。”

曼努埃拉身披西班牙裙子，蹚着院子里的积水，

踩着漂浮在水面上的葡萄叶子穿过院子。哈波内西塔又重新坐到已经快要熄灭了的炉火旁边。

“怎么这样黑,简直象是在守灵。”

哈波内西塔没有回答。

“我再添点柴禾吧。”

但他没有往火里添柴，就又说：

“我点根蜡吧?”

干什么要点蜡呢？她完全可以象现在这样，整个下午，甚至整天整天地在黑暗里坐着，一点也不想要亮光，当然暖和暖和还是不错的。

“好吧。”

曼努埃拉点上蜡烛，把它放在桌上的土豆旁边。他戴上眼镜，坐在蜡烛旁缝起衣服来。露茜已经熄了灯，要躺下睡觉了。她一直能睡到吃晚饭。这是消磨时光最好的办法。现在是五点钟，离吃饭还有三个钟头。这么早就已经黑了。再过三小时，黑夜便正式降临，生意也就要开始了。

“我敢打赌,今天晚上没人来。”

曼努埃拉站起来，用下巴压着裙子的领口，双手卡着腰，在身上比试着裙子。

“合适吗?”

“挺好。”

雨停了。露茜的鸡正在鸡笼里扑腾着翅膀。那

是一个相好的付不起钱，用来顶债的。裙子再合适不过了。

“我敢打赌今天晚上没人来。”

曼努埃拉也这样说。哈波内西塔机械地抬起头来，脖子上象装了弹簧一样。

“您知道潘乔·维加是会来的。”

曼努埃拉的手指被针扎了一下，她用嘴吸着血。

“我怎么知道潘乔·维加会来？”

“您当然知道,要不您干吗缝这条裙子？”

“可是他不在镇子上。”

“您对我说过，您昨天晚上听到喇叭声了。”

“是的,不过,我……”

“您知道他要来。”

赖也赖不掉。女儿说得对。不管今天晚上下雨还是打雷，潘乔都会来的。她拿起裙子。这件用细布做的旧裙子，在火边已经烤热了。整整一天了，都在缝补它，这是为今天晚上做的准备。好吧，让我们看看他是否真象他自夸的那样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会有机会报复他的。今天晚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事，镇子上没有人会不知道的，统统都会知道。看看他还说不说那些什么“疯女人”之类的话，他要是说了，就会家喻户晓。曼努埃拉放下裙子，把蜡烛放到洗脸架子的一面镜子下面，她开始梳头。

发这么少，简直都快掉光了，什么发型也梳不成。唉，真是人老珠黄了。

“喂……”

哈波内西塔抬起头。

“什么事？”

“你过来。”

哈波内西塔坐到镜子对面一个铺着香蒲垫子的椅子上。曼努埃拉捧着她的直直的头发，眯起眼睛看着她。你应该打扮得漂亮些。曼努埃拉开始给哈波内西塔梳头。如果你不会和男人们调情，还算什么女人呢！男人们喜欢这样，他们就是为这个才来的，傻瓜。这样他们就会忘记他们家里的女人。头发要这样梳，你看，这样好看。前额要垂下一缕，然后朝上梳，要蓬起来，这叫蜂窝花。曼努埃拉帮她梳着。这里要扎上一根缎带。我箱子里好象有一条，可以借给你。我给你系在这儿。夏天的时候我看见阿莱霍先生的一个孙女就是这么系的。你瞧，多好看！别犯傻，要会打扮，你瞧，就这样……

哈波内西塔顺从地听任她摆布。对，他肯定会来。她也象曼努埃拉一样相信他会来。去年，当他抱着她的时候，她的面颊和鼻子感到他带着酸味的呼吸。每当她爸爸抚摸她的脸颊时，她就会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他用粗硬得象石头一样的手紧紧地抓

住她不放。他那大拇指上被啃过的指甲呈 长方形，被汽油熏得乌黑，又宽又平，掐在她的胳膊上。他把她搂在怀里，使你觉得生疼生疼的，那块青紫斑一个月以后还没退掉……

“ 爸爸。”

曼努埃拉没有回答。

“ 他要是来了,我们怎么办 ?”

曼努埃拉放下梳子。从镜子里可以看出哈波内西塔的头发梳得象非洲的波斯基玛人一样。

“ 潘乔要是来了,您可得保护我。”

曼努埃拉把发卡往地上一扔。你得了吧，干吗还要继续当傻瓜呢？难道她想让曼努埃拉对付一个象潘乔 · 维加那样的野汉子吗？趁早让她都知道吧，别再白费唾沫了。你很清楚我是一个堕落了的女人，谁也没有向你隐瞒这点，而你却让我保护你。潘乔来的时候我会象一只母鸡一样跑出去躲起来的。当你的爸爸并不是曼努埃拉的过错。那时候他并没想打赌，也没有想牵涉到那件事中去。他有什么办法呢！哈波内萨 · 格兰德死后我曾经跟你说过多少次，把我那份财产给我，好让我走，天知道我能到什么地方去。不过，总会有个妓院让我呆一呆的……可是你一直不答应。我也就没走成。这一切全是哈波内萨 · 格兰德的过错。她说服了曼努埃

拉，说有了这所房子就可以富裕起来，有个孩子有什么关系。当然，哈波内萨·格兰德在世的时候是没关系，因为曼努埃拉喜欢跟她在一起，可是四年前她被埋在圣·阿尔丰索的坟墓里了，因为这个鬼地方连块坟地也没有。将来他们也会把我埋在那里的，而现在我曼努埃拉却还在奥利沃这鬼地方呆着。这个厨房连水泥地都没有，一片烂泥。哈波内西塔干什么要麻烦曼努埃拉呢？如果她希望有人保护，那就结婚，或者找个男人嘛！而他呢，甚至连舞也跳不动了。去年潘乔那件事发生以后，女儿就嚷嚷着说她为自己是个二尾子的女儿感到耻辱。当然罗，曼努埃拉也希望到别的地方去，干别的行当。可是她没走，因为奥利沃是个小镇，全镇的人都认识他们，谁也不注意他们，大家已经不以为怪了，连孩子们都不说三道四了，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哈波内西塔说，对这些没有必要解释。这两天镇子就要被犁平了，我和您也就要离开这被人遗忘的鬼镇子，到塔尔卡去开个小铺子。干别的也不行，比如开什么旅店，纸烟店，洗衣房，连个纺织品仓库什么的都不行。在这里，奥利沃，我们过着不惹人注意的生活。好了，好了，你这讨厌的孩子，那么你不要叫我爸爸了。因为哈波内西塔越叫他爸爸，他那件放在洗脸盆里的西班牙裙子也就越发显得陈

旧，细布穿薄了，红颜色也退色了，补过的地方也越来越明显而不顺眼了。寒冷而漫长的黑夜笼罩着葡萄园，压迫并战胜了可能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村镇里出现的希望的火花。别叫我爸爸了，臭丫头，你还是象别人一样，叫我曼努埃拉吧。保护你？不，这是他唯一不能做到的。谁保护我呢！总有一天，我要带上自己的一点坛坛罐罐，到一个象塔尔卡那样的大镇上去。我相信，"鸡胸"准能给我找个活干。不过我已经这样说过多少次了，现在我都是个快六十岁的人了，依然呆在这里。她继续给女儿梳着头。

"干什么要我保护你？你跟他睡觉好了，你别犯傻，准保特美。他在这一带，算得上一个最地道的男子汉了。他甚至还有卡车，可以带我们去兜兜风。你早晚有一天也得干妓女这行，那就……"

……强迫她干这一行。即使要流点鲜血，今晚也该干了。和潘乔·维加或者别的男人。这一点她是清楚的。今天晚上一定要和潘乔搭伙。她已经想了他一年了。想让潘乔给她点罪受，和他紧紧相贴，这样可以使她战胜冬天的严寒。去年冬天，就因为潘乔这个野家伙拧了她的胳膊，而成了哈波内萨·格兰德死后最不冷的一个冬天。曼努埃拉拍拍她的头，又摸摸她的耳朵和面颊，把几缕头发梳理成

卷。她的手指也不那么冷了。曼努埃拉是个小男孩。她可能象刚才那样恨他。也可能不恨他。他可以是一个男孩子，可以是一只鸟，是什么都可以，但千万别是一个男人。他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不过这不一定。不管怎么说，他说得有理。我既然想干妓女，那么还是从潘乔开始好。

曼努埃拉给哈波内西塔梳完了“蜂窝式”的头发。女人，她确实是个女人。她将要和潘乔在一起。可曼努埃拉呢，则是个男人，是个老头儿，是个可怜的二尾子，同时，又是个爱跳爱闹，爱打扮，爱喝酒，爱和男人们混在一起的疯女人。忘掉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里的一切都很容易。对，她说得对，还是留在这里好。可是突然，当哈波内西塔对她说这话的时候，他却觉得一切都乱了，自己的迷迷糊糊的形象再也看不清，好象被突然流下来的一滴水珠盖住了，连他自己也看不清自己了，不知道自己是男还是女。他不知道也看不到曼努埃拉，什么都消失了。痛苦，无能，剩下的只是那一大滴水珠，而他自己却在这滴水珠中挣扎。

曼努埃拉最后梳好了她的头发。他好象觉得女儿有些女人的温柔了，仿佛哈波内西塔让他梳头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这种帮助，曼努埃拉还是力所能及的，也是愿意给予她的。哈波内西塔

笑了。

“ 再点支蜡烛吧,让我好好看看自己。”

曼努埃拉点上蜡烛，把它放到镜子的另一侧。哈波内西塔轻轻地抚摸着这长条镜子里照出来的形象。她转过身来：

“ 我好看吗 ?”

好看。如果潘乔 · 维加不是那么粗野，哈波内西塔会爱上他的，会成为他的情妇的，直到他再找到另外的女人。因为粗野的男人都是这样的。那时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也许不这样吝啬，而曼努埃拉对我却会抠门起来。不管怎么说，我挣这点钱不容易。那时我也就不会觉得这么冷了。潘乔这家伙一走，我也许会觉得有点痛苦，不过，那有什么关系，毫无关系。因为我对这种事看透了。

今天晚上曼努埃拉特别想去睡觉。他叠好衣服，再吃一丸药，然后，就可以一觉睡到第二天。今天他谁也不想见，因为他身上的温暖一下子都传给哈波内西塔了，而曼努埃拉自己却一无所有。天空中的云彩互相追逐着，慢慢消失了。院子里，可以看到积水中木盆、鸡窝、厕所，几乎所有不起眼的东西的倒影。雨水在空气中蒸发，越来越少了。也许，潘乔最终不会来了，也许这一切不过是阿莱霍先生开的一个玩笑，他是很爱开玩笑的。也许最

后连阿莱霍也不会来了，他说过他病了，医生给他检查，让他节食，还有一大堆别的什么嘱咐。曼努埃拉摸摸放在脏土豆堆上的裙子。静静的夜晚，只听见院子对面房间露茜的打鼾声。曼努埃拉从照着他女儿自我陶醉面孔的镜子里瞧了瞧，两根蜡烛点在镜子两边，活象是死人灵前的蜡烛。她自己灵前的蜡烛迟早也会点在每当玩得高兴时在其中跳舞的那个房间的。她会永远留在奥利沃，直到一命归天。他会比他女儿早死很多年。哈波内西塔不会跳舞，可是她年纪轻，又是个女人。她在破碎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打扮起来的样子时产生的希望决不是荒唐可笑的。

“我真的挺好看吗？”

“按你的长相，现在这样，就很不错了。”

第 五 章

她们在他面前放了一大罐酒，是上好的。但是他却一口也没喝，只是说着话。哈波内西塔从头发上拔下一个发卡，搔了搔头皮。四条狗躺在门外人行道的泥地上，不时地在门口叫 着，或者用爪子挠挠门，差点没把它撞倒。

“内库斯，安静点，莫罗……”

曼努埃拉在桌边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这酒，只有在比较大的场合哈波内西塔才拿出来，平日是不让她喝的。克洛蒂、露茜、埃尔维拉和另一个妓女坐在一个从门缝和房顶进来的风吹不到的角落里，喝着马黛茶。再给我倒一杯，今天晚上谁也不会来了。她们打着哈欠。肯定阿莱霍先生一走就得关门，我们就都可以去睡觉了。埃尔维拉，换张唱片，放上那张《快吻我》吧！啊，不，还是换那张更轻快些的好。埃尔维拉给放在酒柜上的唱机摇上了弦，又用抹布擦了擦，整理了一下留声机旁的一堆唱片。

阿莱霍先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镇子上不能装电灯了。天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也许永远也装不上了。省长说没有时间管这些无足轻重的区区小事，奥利沃最终是要从地图上取消的。阿莱霍和他们克鲁斯一家的影响也不足以说服省长。也许两年之后才谈得上这个问题，不过也不一定。到那时再谈这件事，也许会有个眉目。看来还不算断然拒绝，阿莱霍是这样清清楚楚地对哈波内西塔说的。并且他极力想说服哈波内西塔，证明省长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他还说了一大堆道理，尽管哈波内西塔没有表示任何不同的意见。你看，姑娘，镇上的人已经很少了，只有两三个年纪很老的制桶匠，其他的人也剩下不多了，又很穷。火车呢，几乎不在奥利沃停车了，只是每星期一停一次。也就是说，当你去塔尔卡时，可以在星期一那天上午上车，下午下车，仅此而已。镇上的酒店都快塌了，好长时间连酒味都闻不到了。

“今天早晨我到卢多那儿去找红线的时候，也就是我碰到您的时候，阿莱霍先生，她对我说她想搬到塔尔卡去。当然，那里有她的阿塞维多的坟墓，她每天都去那儿做弥撒，她还有一个妹妹在那儿……”

“卢多？我不知道。怎么布兰卡什么也没对我

说，不久前布兰卡见到过她。卢多怎么样了？那所房子是她的吗？”

“当然罗，是那时候阿塞维多给她买的。”

曼努埃拉想起来卢多曾经跟她说过，阿莱霍想买她的房子，那他怎么会不知道产权是谁的呢！曼努埃拉瞧了阿莱霍一眼，可是当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时，她的眼睛躲开了。她向姑娘们打手势，让她们把火炉挪近些。露茜把火炉放在哈波内西塔和阿莱霍中间。哈波内西塔重新给他斟满了酒。

“您可别瞧不起我，阿莱霍先生。这是您最喜欢的酒，您自己恐怕都没有这种酒了。”

“不，谢谢。我该走了，天色晚了。”

他拿起帽子，还没有站起来，攥住了哈波内西塔的手。她手里的发卡掉到了洒在桌子上的酒里。

“你也离开这儿吧，你留在这儿干什么？”

曼努埃拉插嘴说：

“我也这么说，阿莱霍先生，我们留在这儿干什么呢？”

姑娘们不再叽叽咕咕地在角落里说了，她们看着哈波内西塔，好象在等待她的最后决定。哈波内西塔把红色披肩裹得紧紧的，摇了摇头。她摇得很慢，但很肯定，这个动作曼努埃拉极为熟悉。

“你别犯傻了，和曼努埃拉去塔尔卡做个别的

生意吧。你在银行里有的是钱，这点我是知道的。那天我问了银行经理，他是我的表兄弟。他对我说，财产和债务都不少，不过债务你都已付清了。你可以去买个旅店——比如说。要是你需要钱，我可以让银行借给你，我来替你作保。他们在一两天之内就会给你钱的。朋友和熟人之间，什么事都好办。鼓起勇气来，姑娘，这样生活怎么行呀！曼努埃拉，你说呢？”

“当然啦，阿莱霍先生。您帮我说服说服她……”

“您为什么要问他？他整天只是想瞎胡闹。”

“钱是咱们俩人的，应该一人一半。哈波内萨·格兰德就是这样留下话的，是不是？”

“是这样。我们得把这所房子卖掉。”

阿莱霍赶忙接着说：

“这房子我买了。”

他低垂着眼睛，注视着那个泡在酒里的发卡。他按着哈波内西塔手的手背上的黄汗毛闪闪发亮。不过曼努埃拉是很机灵的，要想骗他可不是容易事。很久以来他就十分了解阿莱霍，知道他暗地里在打什么鬼主意。他一直想抓住阿莱霍的政敌们，控告他搞的那些不正当的交易中的秘密。当然啦，二十年前人们选他当议员的时候，他向选民们廉价

长期出售了奥利沃的许多块土地，什么这块地是上坡啦，有前途啦，这个那个地说了一大堆好话。人们开始粉刷和修缮房屋，因为无疑这里的一切都要涨价的……结果呢，什么修下水道之类的话全都见鬼去了，只不过把两条街的泥地压了压平。阿莱霍现在还想拿我们怎么样呢？难道他干过的事还不够吗？不知他怎么想的，现在竟要买下所剩不多的几间房子。对曼努埃拉，可别企图说几句好话就把他骗过去。今天下午，阿莱霍可不是来告诉她们不能装电灯的坏消息的，而是来建议她们卖房子的。随着时间的推延，这老家伙越来越暴露无遗了。他贪婪地望着卢多的房子，而现在又来打哈波内西塔和曼努埃拉的主意了。要是真的能搬到塔尔卡去住也行，虽然会破费些钱，让阿莱霍如愿以偿也算不了什么。

“你不喜欢干这一行，而且一向不喜欢干这一行，你妈妈也一样。如果你愿意，我明天就把钱弄来给你。要是决定了的话，咱们可以到公证人那里去办手续。曼努埃拉，劝劝她。我可以帮你在塔尔卡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一个很好的很体面的工作。你乘明天的火车去塔尔卡吗？”

“对,我要去存钱。”

“那么……”

哈波内西塔没有回答。

“十二点左右我在银行附近等你。”

阿莱霍这次真的站了起来，随着他的披毯来回呼扇，汽灯的火苗也跳动着。四条狗在门外狂吠乱叫，它们嗅着门缝，好象要把屋里的空气吃下去似的。曼努埃拉和哈波内西塔把阿莱霍送到门口。他一手拉开门，一只手戴上帽子，脸被帽子遮住了。就这样他又站了几分钟，几次说让她们再想一想卖房子的事，他愿意改日再谈，什么时候都行。还说她们一定知道他一直是对她们怀有好感的。如果她们想给房子估个价的话，他可以找一位有经验的、正派的人来办这件事，而且他一定照价付钱。

最后，他终于开了门，一股来自夜空的冷气袭进屋里，她赶紧把门关上。电唱机的幻梦已在哈波内西塔眯眼的一刹那间成为泡影，她和整个镇子又重新陷入了黑暗之中。天塌下来又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哈波内西塔还是依然故我。这里将是一片黑暗，一切照旧，死一般的沉寂，而且永远如此。电灯和电唱机不过是昙花一现似的幻梦，也亏得这种希望只是短暂的片刻，现在已经消失了，任何希望都已经不能再使她痛苦，而且她的恐惧也随之一扫而光了。一切如旧，象以往一样，毫无变化。她走回到桌旁，坐到被阿莱霍先生焐热了的椅子上，弯下腰

去烤火。

“把门闩上，克洛蒂。”

正在往手摇留声机走去的曼努埃拉停住了，突然转过身来。

“这就关门？”

“对，不会有人来了。”

“可是，要是过一会儿雨停了呢？”

“那路上也一定全是泥了。”

“可是……”

“看来要下霜了。”

曼努埃拉坐到炭盆的另一边，也凑过去烤火。克洛蒂在留声机上放上一张唱片——《黑色的花》。唱片开始叽里哇啦唱起来，别的姑娘们已经都不见了。

“我们为什么不回答阿莱霍先生呢？”

曼努埃拉这样说，是因为她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就象当初阿莱霍创建这个镇子一样，现在他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计划，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必须把奥利沃毁掉。他将推倒所有的房屋，把满是泥浆和牛粪的街道刨掉，那些残墙断壁上的土坯，将被重新变成泥土，土地也要重新耕耘。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使人不能理解的计划。曼努埃拉明白了，非常清楚地明白了。安上电灯本来可以是挽救镇子的一个办法，不过现在……

“我们去睡吧,孩子。”

哈波内西塔看也不看曼努埃拉，一边翻弄着火里已经烧白了的煤炭，一边开始说话。起初曼努埃拉以为她在小声地哼歌，又象是在祈祷，最后才明白她是在跟自己说话。

“克洛蒂,把唱片拿下来,我不听了。”

“你还需要我干什么吗?”

“不需要了。”

“那么,晚安。”

“晚安,一会儿我自己去关门。”

屋子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在火炉旁了。

“……反正是这么回事儿了。即使在一个大镇子上咱们俩又能干什么呢？让别人笑话我们……那里谁也不认识我们，完全象生活在别人家里。在这里，总有一些很熟识的乡下人到这儿来，他们愿意在这儿喝酒取乐。在这里我们不会饿死，也不会感到难为情。每星期一我去塔尔卡时，我早早地就去等回来的火车，为的是不让人家看见我。我在车站要干等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车站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

听了哈波内西塔的话，曼努埃拉真想嚷嚷一通，她的话使人透不过气来，她那平淡而单调的声音使人感到窒息。这该死的镇子！该死的女儿！她原以

为通过那次靠他取胜的打赌，他便可以成为妓院的老板之一，变成哈波内萨·格兰德的伙伴之一，情况会有所变化，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当然那时候一切都比现在好些。就连汽灯也比现在要亮得多，不象现在没完没了地下雨。唉！我的天呀！过去四个月，她觉得自己已经又老又丑了，本来她可是王后一样的人呢。现在阿莱霍答应帮助她们到塔尔卡去过安稳的、快乐的日子，去做买卖，最好是卖点衣料什么的。可是哈波内西塔这丫头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慢慢腾腾的，好象筑起了一堵高墙，把曼努埃拉围在里面了。哈波内西塔拧了拧汽灯的旋钮，想关掉它。

"点着吧!"

哈波内西塔把手缩回来，过了一会儿，她又要伸手去拧。

"我跟你说了，点着吧，讨厌鬼！"

哈波内西塔被曼努埃拉的叫声吓了一跳，不过她还是把灯捻暗了些，好象没听见曼努埃拉的话似的。她眼里没我，连喊都没用。我本来可以是从昌科到康斯蒂图西翁，从维利亚阿莱克莱利到圣格莱门特的所有妓院里的皇后，可以是全省妓院的皇后。可是现在呢，等到那一天，我一蹬腿，人们把我拉出去埋了算完事。从今以后，什么花招或者流言蜚语

也别想说服我在世界上再多留哪怕一天。你干什么还要呆在这儿呢！曼努埃拉，上帝呀！我们走吧，到别的地方去，做别的生意会好得多。有那么一天，人们会把她埋在圣·阿尔丰索墓地的一个小小的墓穴里，上面竖一块写着“曼努埃拉·冈萨雷斯·阿斯蒂卡”的墓碑。到那时，哈波内西塔和妓院的姑娘们就会给她的墓地放上些鲜花。不过，不久哈波内西塔就会到别的地方去，卢多也会死的，于是谁也不会再去墓地了，鲜花也就没有了。顶多有一些又咳又喘的老头儿，还会记得起那儿埋葬的是伟大的曼努埃拉。

曼努埃拉给留声机换了一张唱片：

黑色的花朵伴随着我，
度过孤独的一生，
亲爱的人会说，
他爱我……

曼努埃拉关上唱机，把手放在黑色的唱片上。哈波内西塔已经站了起来。漆黑的夜色中，从老远的地方，从通往镇子的那条公路上开来一辆红得象一团火似的卡车，喇叭声不断，越响越近。又是一阵喇叭声。这个笨蛋，为了寻欢作乐，正在吵醒镇上的每个人。他就要进村了。那辆双后轮的卡车，一路上不停地响着喇叭。现在他到了小教堂对面

了。对，对，他还按着喇叭。他肯定喝醉了。曼努埃拉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她笑了。

“关掉汽灯，傻蛋。”

关灯之前，曼努埃拉看见她女儿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笨蛋，她不怕潘乔。肯定她希望潘乔来，她在等他。而曼努埃拉呢，也在等他。真是个老色鬼！不过应该让潘乔相信妓院里谁都不在，都睡着了，他就不进来了。要让他知道她们没在等他，即使他想进来，也进不来。

“他来了。”

“怎么办？”

“你别动。”

喇叭声划破夜空，听得越来越清晰了，就好象整个种植着葡萄的大平原没有任何东西阻挡它似的。曼努埃拉摸黑走到门口，抽掉门闩。这时候来，这个不要脸的，把镇上的人都吵醒了！她站在门边，听着喇叭声，每一块肌肉都紧张起来，每一根神经都作了充分准备，准备再挨一顿拳头，再受一次伤。喇叭声还在不断地响着。他来了，走到门口了……她们的耳朵都听累了。哈波内西塔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但是和曼努埃拉一样，她在微笑。

“潘乔……”

“我们怎么办？”

第　六　章

镇子上的女人们一致同意今天晚上留在家里，决不埋怨，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所有的男人都得去哈波内萨那里。火车站站长的妻子，缉私队军曹的妻子，教员的妻子，还有邮局负责人的妻子都知道今天庆祝阿莱杭德罗·克鲁斯的胜利，并且知道他们庆祝的地点和方式。因为这次是庆贺阿莱霍先生的胜利，再说凡是和这位先生有关的事都是好事，她们就什么怨言也没有了。

那天早晨在塔尔卡车站，人们看见从车上下来了法利亚斯三姐妹，一个个都是矮胖子，胖得象木桶一样。绣花的丝绸衣服裹在身上，腰带就象是木桶上的铁箍。她们从车上搬下吉他和竖琴，累得直冒汗。从车上又下来两个年轻的女人，还有一个男子，如果也算是个男人的话。镇子上的女人站在离车子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议论着那人是女还是男：瘦得象笤帚把，头发很长，眼睛象法利亚斯姐妹一样化了妆。女人们站在月台附近，她们抓紧时间，手

里不停地织着什么，还不时地大声叫着她们周围的孩子们，不让他们向外乡人去要东西。

“她一定是弹钢琴的二尾子。”

“可是哈波内萨没有钢琴。”

“这倒也是。”

“听说她就要买了。”

“一定是个艺术家,你看她带的箱子。”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二尾子,准的。”

孩子们在尘土四起的公路上跑着，一直跟着他们到哈波内萨家。

女人们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告诉她们的丈夫别忘了给她们讲讲今天晚上在哈波内萨家将会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细节。另外，如果可能的话，有什么新鲜的甜点心，没人看见的时候，装在口袋里给她们带回家。不管怎么说，她们只能枯燥无味地呆在家里，而男人们，谁知道他们晚上会干些什么。当然，今天他们喝醉也没关系。这一次嘛，为的是好事。他们在阿莱杭德罗身边，这可是顶重要的。阿莱霍先生可以见到她们的丈夫，他们顺便可以跟他谈谈关于土地的事，谈谈关于他答应减价卖给他们酒的事。还有，他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干……今天没关系，因为即使是胡闹，也都是和阿莱霍先生一起干的。

整整好几个月，镇子的墙上贴满了阿莱杭德罗·克鲁斯的肖像。绿色的，深棕色的，蓝色的。光着脚丫的孩子们到处跑着散发传单，或者是把传单不管有没有必要，重复地散发给那些过路人。而那些更小的孩子们，因为大人们不相信他们能搞这种政治宣传，他们只是把传单捡起来，用它们叠纸船，烧着玩，或者是坐在街角数一数，比比谁捡的多。选举委员会设在邮局的那间大棚屋里，每天晚上奥利沃镇上的居民在那里聚会，坚定他们对阿莱霍先生的信任，并且决定到附近的村镇上去宣传对阿莱霍先生的信任，但是真正的选举运动的中心还是在哈波内萨家里。所有的头头都在这里汇集。从这里发出命令，制定计划，拟出口号。所有迈进哈波内萨门槛的人都是阿莱霍的信徒。而女人们呢，坐在角落里，无所事事，昏昏欲睡地听着桌子和酒杯旁边，在哈波内萨周围正在进行的孜孜不倦的讨论和研究。特别是最近一个月以来，取得最后胜利的激情使哈波内萨简直忘乎所以。任何一个到她家来的人，如果立场还有些动摇或暧昧，她就毫不吝惜地给他们斟酒，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使他们的立场异常坚定起来，使他们的行动分外坚决。

十天以前选举就结束了，可是阿莱霍先生却刚刚回到镇上。哈波内萨家的院子里，房间里，到处

贴着新当选的议员的画像。这个地区的名流都被邀请来了，从奥利沃镇上的重要人士，到附近葡萄种植园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哈波内萨又请她在塔尔卡的朋友给她增派两个妓女，又请来法利亚斯三姐妹为庆祝活动演奏音乐，还请来了快活的二尾子曼努埃拉为大家跳舞。

“钱我是可以化的，但要给我带来快乐。一切都是为了奥利沃的前途。这位在座的新上任的议员阿莱杭德罗·克鲁斯先生是我们全区的骄傲，他已经答应给我们奥利沃带来美好的前途。”

当然，哈波内萨给自己寻找很多快乐。说实在话，她已经不那么年轻了。最近几年胖了许多，积累在两腮皮下的脂肪使她的嘴上好象老是挂着微笑。她的一双近视眼——这使她得了哈波内萨（日本女人）这个外号——就好象是在描得向上翘起的眉毛下面刻上去的两道细沟。她年轻的时候和阿莱霍有过恋爱关系。据说当阿莱霍把她带到这个妓院的时候，老板是另外一个女人，此人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她和阿莱霍的关系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这段罗曼史倒成了他们现在亲密合作的基础。葡萄整枝、杀虫、收获的季节，阿莱霍经常住在庄园里，好长时间不回家，妻子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他觉得很烦闷，吃过晚饭经常到哈波内萨·格兰德那里去喝上几杯，说

笑一阵。那时候她就会专门派一名侍候阿莱霍的姑娘。他很慷慨。妓院的房子很早以前是克鲁斯家的产业，阿莱霍以每年微不足道的租金租给哈波内萨。每天晚上，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周围种植园的人们，什么管理人员，收葡萄的，技术人员，直至那些不太大的种植园老板，还有他们的儿子——当然他们的父亲一出现，儿子很快就被赶跑了——都会到奥利沃的哈波内萨这里来。不光是为了找个女人睡上一夜，尽管这里常有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也很愿意和哈波内萨聊聊天，在这个快活而又可靠的地方喝上几杯，玩上一把“蒙特”或者“布里斯卡”。因为哈波内萨的门可不是随便向谁都开的，来的都是些彬彬有礼、口袋里装满了钱的人。哈波内萨属于阿莱霍先生这一党派的人，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政党，什么都有板有眼，是规矩人的政党，他们欠债便还，不介入任何纠纷。来哈波内萨家玩的人都象女主人一样，绝对相信阿莱霍先生可以为这一地区做出有益的贡献。

“我有权利随心所欲。”

她一生中最大的兴趣就是那天晚上在家里搞的那个庆祝晚会。曼努埃拉一来，哈波内萨就立刻占有了他。原来她以为人们议论的那个跳舞的一定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可曼努埃拉跟自己差不多，快四

十岁了。不过这样更好。那些年轻的毛小子，往往在嫖客们喝醉了酒的时候，和他们争起女人来，那可真是麻烦事。曼努埃拉早晨就到了这里，一下午直到晚上也没什么事可做，只好到处走走，看看。哈波内萨叫她过来。

“来,帮我把这些树枝放到台上。”

曼努埃拉把这些用来装饰的树枝拿在手里，说放这么多不好看，法利亚斯三姐妹都胖得要命，放上这么多树枝，再加上吉他、竖琴，简直看不见阿莱霍的画像了。最好只在台子的最上边放些柳枝，系上些彩纸，看上去就象是下了一场绿色的雨，而台脚下也插些新鲜的垂柳枝，这样就可以衬托出阿莱霍先生的大幅画像了。哈波内萨对曼努埃拉的设计非常满意。曼努埃拉，帮我挂挂这些纸花环；曼努埃拉，烤小猪的坑挖在哪儿更好些；曼努埃拉，看看凉拌菜佐料放齐了没有，曼努埃拉，干这个；曼努埃拉，干那个，曼努埃拉，还有这个。整个下午，对于哈波内萨的每一个嘱咐和要求，曼努埃拉都能提出一点新的建议，结果房间的装饰更漂亮，菜肴的味道也更鲜美了。已经忙了快一天了，哈波内萨疲惫不堪地坐在院子当中的椅子上，眯缝着眼睛努力看得更清楚些，大声地发着命令。不过她很放心，因为曼努埃拉把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

“曼努埃拉,酒后吃的水果买来了吗？”

“曼努埃拉，应该在这儿再摆上点花。”

曼努埃拉来回忙着，听从着，反复地修改着，还不断地提出新的建议。

“我的心情太激动了。”

“鸡胸”曾对她说过，哈波内萨是个好人，不过也只不过如此。她朴实，这个妓院里所有事情都是她说了算。曼努埃拉陪哈波内萨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帮她换衣服。过一会儿，她出来了，从头到脚焕然一新。一身大方雅致的袒胸尖领黑绸连衣裙，头发精心梳成一个发髻，显得很俏丽。第一批客人刚到，就开始喝酒了。金黄色的烤小猪，卤汁里的牛至草和大蒜的香味，与凉拌菜里的洋葱和黄瓜味混杂在一起，香气四溢，弥漫了整个院子和大厅。

阿莱霍先生是八点钟到的，他已经有点喝醉了。在一片掌声中，他拥抱并亲吻了哈波内萨，她眼睛上涂的睫毛膏被汗水和激动的泪水冲掉了。这时，法利亚斯姐妹开始上台演奏乐曲，全场翩翩起舞。好多男人热得脱下外衣，只穿一件衬衫。女人们由于腋下出汗，花花绿绿的衣服湿了一大片。法利亚斯姐妹好象有使不完的精力。每演奏一支曲子都象是给她们重新上了发条，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炎热和劳累。

“再拿坛酒来。”

哈波内萨和阿莱霍先生很快就喝完了第一坛，又开始要第二坛了。第二坛还没打开，阿莱霍就邀请女主人跳舞，其余的人给他们伴舞。跳完后又重新坐了下来。哈波内萨叫来了罗西达，这姑娘是她特意从塔尔卡为阿莱霍先生叫来的。

“您看见了吗？阿莱霍先生，您看她的臀部，您摸摸，您不喜欢吗？软绵绵的，真舒服。我是特意给您带来的。我知道您会喜欢的。我失陪了。该走了。我已经老了，干这样的事不行了。您看，罗西达也不小了，我知道您是不喜欢那些黄毛小丫头的。”

议员先生摸摸罗西达的臀部，让她坐在自己身边，手从裙子底下伸了进去。车站站长请哈波内萨跳舞，可是她说不行，因为今天晚上她要招待自己的贵客。哈波内萨亲自挑选了一块焦黄的烤猪肉，看着阿莱霍先生吃下去，直到他和罗西达去跳舞为止。他的胡子上粘着卤汁，下巴和手指上油晃晃的。曼努埃拉走到哈波内萨身边。

“怎么样？”

“你坐。”

“阿莱霍先生呢？”

“他没打招呼就走了。”

“噢。”

“你吃得满意吗？”

“好吃极了。我还想喝杯酒。”

“你喝这种吧。”

“我什么时候跳？”

“等等，等到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再跳。”

“对，那样更好。那天我在康斯蒂图西翁跳来着。场面真不小。后来周末我是在海滩度过的。你从来没去过康斯蒂图西翁？那儿真美。流水、贝壳，什么都好。我在的那个妓院老板认识你。她叫奥尔加。据说她是美国人的混血儿，我看很象，因为她的雀斑特别多，在这儿，在胳膊上。我不是此地人。我生在马乌莱附近的一个庄园里，对，就在那里。噢，那么你也去过那一带。好了，咱们是老乡了。后来，我到村子里去了，我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几乎走遍了南边的所有村镇。她混得不错，谁知她现在怎么样了。不过你别以为我混得不怎么样，我就是不太爱讲话。不过，那时候还很年轻，现在可不行了。我们有一段时间在一个马戏团里干，混得可不怎么样，我喜欢这个工作。当然啦，走这么多路挺累的，而且所有的村子也都差不多。现在‘鸡胸’可是越来越会耍手腕了。看来她不止六十岁了，远远不止，差不多有七十岁了。你没看见她的腿上暴着

青筋？都说她原来大腿的皮肤可嫩呢。我的箱子里带着那条裙子，这可是最漂亮的，红颜色的。是一个马戏团的姑娘卖给我的。她没穿几次。她等钱用，就卖给我了。我象爱护眼珠似的爱护这条裙子，它实在精致极了。因为我长得黑，红颜色对我来说显得很庄重。你听见了吗？”

“你等一会儿。”

“还要多久？”

“差不多一小时。”

“我现在去换衣服？”

“不,最好来个出其不意。”

“也好。”

“唷，看来你着急了。”

“当然啦，我喜欢成为舞会的王后。”

两个男人听了她们的对话，不由得笑起来。他们想摸摸曼努埃拉，看看她是不是有乳房。我的宝贝儿……这是干什么？让我摸摸你。去你的吧！你这个醉鬼，轮得到你摸我吗！于是他们说弄曼努埃拉这样的二尾子来跳舞简直是糟透了，真让人恶心，简直是在败坏名声。他要到在街角和另一个妓女胡搞的缉私队长那里去告发，让他把曼努埃拉扔进监狱，因为让二尾子来跳舞，是不道德的，是堕落。曼努埃拉掐了他一把，你少管我的闲事。你

可以趁着酒劲壮壮胆子去告发我，不过你要小心，曼努埃拉在塔尔卡可是颇有名气的，和警察的关系也相当不错。这是我的职业，我凭表演挣钱……

哈波内萨赶快请来了阿莱霍先生帮助调解。

“他们怎么你了，曼努埃拉？”

“这家伙在找我的麻烦。”

“他干什么了？”

“他说我……”

“说你什么？”

“说我堕落，说我是二尾子。”

大家全笑了。

“那你不是二尾子罗？”

“我大概是，但我并没堕落。这是我的职业。谁也没权利这样对待我。这个无知的家伙凭什么管我的事？他是什么人？对我这样说话！他们让我来，是因为他们想看我，请我来的。要是他们不想看演出，那好，付给我钱，我走。我还不想在这个穷地方跳舞呢！这里的人一个个都象饿死鬼。”

“得了，曼努埃拉，得了，你喝点什么吧？”

哈波内萨拿起一杯酒让她喝。

阿莱霍先生让人群散开。他坐在桌旁。把哈波内萨叫过来，轰走想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又叫罗西达坐在他的一边，让曼努埃拉坐在另一边。他端

起刚拿上来的葡萄酒举杯祝酒。

“曼努埃拉,祝你一切如意。”

“也祝您一切如意,阿莱霍先生。”

阿莱霍和罗西达又跳舞去了，哈波内萨把椅子朝曼努埃拉挪了挪。

“看来你给老色鬼的印象不错，亲爱的。这一眼就看得出。象阿莱霍先生那样的人简直找不到第二个，真是独一无二。在这里他就是上帝，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有的人都怕他。你知道他是所有葡萄园的主人，所有看得见的葡萄园都属于他。你看他有多和气。如果有人冒犯他，就象那个刚才找你麻烦的人，他过后全忘了，也就原谅了他们。他是好人。或许是他没有时间关心象咱们这样的人，他还有别的许多事要操心，他有他的打算。他总是这样。现在他要把车站一带的土地出卖给我们，可是，我了解他，我到现在还没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明年他要把他的庄园分出一块来，再建一个村镇。他要把最好的田产卖了，要价不高。据说他的地要是能卖掉，他就会给咱们镇上装电灯。那咱们就都会象肥皂泡一样，青云直上。那时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到我这里来。你是知道的，我的妓院在杜亚奥和佩拉尔科是有名声的……到那时我该多高兴！我的妓院要比‘鸡胸’的还有名气。啊，曼努埃拉，他是

一个多难得的人啊！我原来多么爱他，但是抓不住他。当然罗，他有太太，一个金黄色头发的美人儿，很有贵妇人风度，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在塔尔卡他还有一个女人，谁知道在首都还有多少个。这些女人在大选中都拼命给他卖力气。认识米西娅·布兰卡吗？她们简直是赤膊上阵。另外那个在塔尔卡的女人也一样，为了他能当议员拼命干。当然，我们也应该这么干。选举那天，他坐着卡车来了，他硬是把那些不想去投票的人弄上卡车。啊，亲爱的，到圣·阿尔丰索去给我投一票吧。他给了他们不少钱，人们高兴极了，还问什么时候再大选。他们当然千方百计地投阿莱霍先生的票，因为他们只认识这个候选人。其他那些大广告牌上宣传的候选人，他们根本不熟悉。而阿莱霍先生，我们认识，他每星期一都坐着小车到阿尔丰索的集市上去，谁没见过他？阿莱霍先生除了给那些投他票的人钱化，据说还给酒喝。他宰了一头小牛，烤了一整天，又听别人说，还是从阿尔丰索用卡车运去的呢。后来就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必须到马德里去看看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您看，车站站长和那个穿浅驼色衣服的姑娘跳得多来劲呀……”

哈波内萨眯起眼睛想看到院子的那一头。当她看不清时，就让曼努埃拉告诉她穿驼色衣服的姑娘

是不是还在和站长跳，还有军士长布恩蒂亚在跟谁跳，厨师们是不是还继续在烤小猪。现在这些人可能不饿，不过一会儿他们就又想吃了。

阿莱霍先生走到桌子旁。他那圆圆的、有些突出的透明的蓝眼睛看着曼努埃拉，把曼努埃拉看得都发毛了，好象就要被他的眼睛看化了，连灵魂也快要出窍了，怎么能不觉得难为情呢？曼努埃拉的棕色的、睫毛稀疏的小眼睛怎么能抵挡得住阿莱霍先生那一对精明非凡的眼睛呢！她只好低下了头。

“你好呀,亲爱的!”

曼努埃拉瞧了他一眼，微微一笑。

“我们走吧,曼努埃拉!”

他说的声音那么低，难道可能……

“随您的便，阿莱霍先生。”

阿莱霍的眼睛仍然盯着她，曼努埃拉依然觉得全身战栗，两腿发软。最后阿莱霍先生哈哈大笑起来，在曼努埃拉的背上友好地拍了一巴掌，她这才觉得好些了。

“不,亲爱的,不过是开个玩笑。我不喜欢……”

于是阿莱霍先生和曼努埃拉又笑着喝起酒来。

曼努埃拉觉得自己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激情之中，她呷了一小口酒，觉得平静些了，她淡淡地一笑。她还不记得自己象此刻爱议员阿莱杭德罗

克鲁斯这样爱过哪一个别的男人。他是这样有绅士风度，又是这样和气。他开玩笑的样子都和别的男人不同。那些人总是出言不逊；而他的玩笑既直截了当又不伤人，既是满面笑容，又不象别的男人那样放肆无礼。于是曼努埃拉笑了，把杯子里的葡萄酒一饮而尽，好象是为了用绿色的玻璃杯来掩盖已经升到稀疏的眉毛上的羞怯似的。就在她喝这杯酒的时候，她努力克制自己，不让这股激情发展下去。她知道和阿莱霍先生只能客客气气地相处，不可能有些别的什么非分之举，如果她不想自讨没趣的话。她不想自讨没趣，当她把酒杯放到桌上的时候，她已经决心不爱他了。干什么要爱他呢？最好连想也别想。

阿莱霍吻着罗西达，手伸进她的裙子里。看见一伙人把椅子挪到他的桌子边，他才松开罗西达，用手理了理头发。是的，他曾经答应过他们，如果他们选他的话，就给他们扩建车站旁边的棚屋；在可能的时候，可别忘了，给镇上装电灯；并且在葡萄收获季节扩大缉私队，来对付那些在葡萄园之间流动寻找工作的人，他们有时候也犯偷。您可要记住，不要一当上议员，就盛气凌人起来。可别忘了，阿莱霍先生，我们可是在您需要的时候帮助过您的。不管怎么说，您是这个镇子的灵魂，中流砥柱，没

有您，整个村子就会倒霉的。啊，先生，请您再帮姑娘一把吧，您看她多么需要您的帮助，您是有能力办到的，不要瞧不起我们。棚屋到处漏雨，里面住了很多孩子。老板，不，不要拒绝我们，我们是帮过您的忙的。阿莱霍一边回答他们的种种问题，一边用手捋着胡子。曼努埃拉朝他挤挤眼，因为她看见阿莱霍极力克制要打出的哈欠。只有曼努埃拉知道他已经烦了，他嘴里哼着刚才法利亚斯三姐妹唱的小曲。这样的场面岂是谈这种事情的时候！曼努埃拉的眼神告诉阿莱霍：在这种时候说这些事真让人讨厌，对吗？阿莱霍先生。阿莱霍再也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哈欠，嘴张得连嗓子眼都看见了。真是笨蛋，连傻瓜都看出来了。看见阿莱霍冲着他们打哈欠，那些人才住了嘴。阿莱霍两眼流着泪，寻找着曼努埃拉。

“喂,曼努埃拉……”

“怎么了,阿莱霍先生?”

“你不去跳舞吗?真烦死人了。”

第　七　章

曼努埃拉在舞场中心旋转着，她的红色拖裙把院子里搞得尘土飞扬。乐声一停，她便把戴在耳朵后面的鲜花扔向阿莱霍。阿莱霍站起来在半空中接住了这朵花。从在座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曼努埃拉气喘吁吁地坐到挨着阿莱霍的椅子上。

“我们跳舞吧，小乖乖……”

法利亚斯三姐妹带着鼻音的、尖声厉气的歌声又充满了整个院子。曼努埃拉向后仰着头，窝着腰，双手紧紧勾住阿莱霍的脖子，在伴舞的人们的欢笑声中翩翩起舞。邮政局长走过来，从阿莱霍手中接走曼努埃拉。他们刚沿着舞池跳了一圈，车站站长又从他手中抢走了她。接着，一个又一个伴舞者都争着和曼努埃拉跳舞。这个摸她一下，那个给她使个绊。邻近葡萄庄园的看守头目把她的裙子掀了起来。一看到这种情形，周围企图把她抢去跳舞的人们帮他把裙子一直撩到头上，曼努埃拉的胳膊被紧紧地困在裙子里，好象穿了件给疯子穿的拘束衣。

他们不好意思地摸摸她那瘦削而多毛的双腿，拍拍她那硬绷绷的臀部，笑得连气都透不过来。

“蛮热乎的。”

“都快冒热气了。”

“我们把她扔到河沟里去。”

阿莱霍站了起来。

“走呀！”

“是得让她清醒清醒。”

几个人把曼努埃拉举了起来。她的裸露着的双臂在空中挥舞着，她拼命地叫喊，但还是被抬走了。他们走上明亮的大街，径直朝车站旁边的桉树林走去。阿莱霍下令砍断铁丝网，反正这也归他所有。他们在黑莓地上边开路边走，一直来到车站和葡萄园交界处的河沟旁。

“一——二——三，扔！”

他们把曼努埃拉扔进了水里。男人们站在小河和草莓地之间从岸上看着她，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指手画脚地看着河里的曼努埃拉，而她故意做着各种姿势，还跳着舞。水没到了她的腰部，裙子漂在水面，在她的周围浮动着，她唱起了《百宝箱之歌》。你们敢吗，她向他们挑衅着。她喜欢你们所有的人，只是有不同的欢喜法。但愿你们不要在她这样一个可怜女人面前成为胆小鬼。她一边喊叫着，一边

脱下衣服扔到岸上。一个男人企图冲着曼努埃拉撒尿，阿莱霍推了他一把，他骂骂咧咧地掉到水里去了，和曼努埃拉在水里跳起了舞。过了许久，人们才伸手把两个人拉上岸来，一看到曼努埃拉的赤裸的身体，大家都吃了一惊。

“简直象头驴!”

“你看,他长得挺齐全嘛!”

“注意啦,他有这个玩意儿,不象二尾子。”

“可别让娘儿们看见你,她们会爱上你的。”

曼努埃拉还在哆嗦着，对大家的议论，她只是报以哈哈大笑：

“可是这玩意儿只能用来撒尿。”

阿莱霍和那些人又回到哈波内萨的家里。有些人已经悄悄地回家了，另一些人拖着酒后发沉的躯体，躺在大街边上的灌木丛中，或躺在车站里睡上一觉醒醒酒。然而，阿莱霍却余兴未尽，他再一次让法利亚斯三姐妹登台演唱。他和一些朋友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桌上还放着一盘凉肉骨头和一把沾满油腻的餐刀。哈波内萨凑了过来，想听听曼努埃拉在河里洗澡的细节。

“她说只能用来撒尿。”

哈波内萨疲惫地抬起头瞧着他们。

“他可能会这么说，可是我不信。”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

他们继续争论了一番。

哈波内萨兴奋起来了。她那隆起的胸部由于激动而上下起伏着：是这么回事，曼努埃拉是可以干的，只要在床上用一种特殊的办法对待她，让她别害怕，有点象谁说过的那样，对，要小心翼翼地，对！哈波内萨·格兰德确信曼努埃拉是能够干的。男人们感觉到一种情感的热浪，这种热浪来源于她对自己那套科学方法的十足信心，以及也许是她那已近暮年的风流魅力。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加狂热和易动感情……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所有听到她这么说的男人都认为她是对的。哪怕曼努埃拉真是二尾子，我也可以使他兴奋起来，任何人处在曼努埃拉的地位也不会无动于衷的。哈波内萨擦了擦前额上的汗珠，用粉红色的舌尖舔了舔嘴唇，把嘴唇舔得闪闪发亮。阿莱霍正在偷偷地笑她。

“可是你已经老了，你能……”

“得了吧！姜还是老的辣……”

“可是曼努埃拉不行呀，根本不行，我敢和你打赌，她不行。”

“好吧！我敢打赌，他行。”

阿莱霍收敛了笑容。

“好吧！既然你自信如此神通广大，我跟你打这个赌。你要想办法让这个二尾子兴奋起来，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使他象个男人一样对待你，那么，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我们必须亲眼看着你，要让我们通过那个塑料窗口看着你们。”大家静悄悄地等着哈波内萨的回答。她向法利亚斯三姐妹打了个手势，让她们接着唱下去，还要了一坛酒。

“好吧！那你给我什么呢？”

“我跟你讲过了,你想要什么给什么。”

“那么，如果我跟你要奥利沃庄园呢？”

“你不会要的。你是一个聪明女人，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不会给你的。你要一样我能给你的东西吧。”

“还是你愿意给我的东西？”

“不，是我能给你的……”

讨论陷入了僵局。还是换一种说法吧。

“好吧，那么……”

“什么？”

“就要这所房子。”

当开始提到打赌时，她只想到向他要一些装好酒的酒桶，她知道不用央求阿莱杭德罗，他就会派人给她送来的。但是后来她恼火了，向他要了房子：

她早就想要这所房子了，她很想成为这幢房子的房主。我要是成为这幢从小在这里干活的房子的主人会是什么滋味呢？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成为房产主。只是在此时此刻，阿莱霍的自负和盛气凌人激怒了她。如果他想嘲弄曼努埃拉，想嘲弄所有人，还想嘲弄她哈波内萨，那么好吧，他就要受到惩罚，也就无法指望她会通情达理。那就让他试试看吧。既然他有这样的权势可以驾驭别人，就把房子拿出来送人吧。

“哈波内萨,这房子可值不了几个钱。”

“你不是说车站这一带什么都要涨价吗？”

“是这么回事，可是……”

“我愿意要这所房子，阿莱霍先生，你可不要说了不算。你瞧，我这儿可有证人，要不然他们可会说你说话不算数的。开始给人家老大的希望，最后却什么也没有……”

“那好吧，一言为定。”

在目击者的掌声中，阿莱霍和哈波内萨碰了一下杯，把满杯的酒一饮而尽。阿莱霍站起来和罗西达跳舞。后来又一块儿到里面去呆了一会儿。于是，哈波内萨用手背擦了擦嘴，闭上了双眼叫道：

“曼努埃拉——”

为数不多的几对跳舞的人都停住了脚步。

“曼努埃拉在哪儿？”

大部分妇女已经找到了舞伴，大概一直可以玩到晚会结束。哈波内萨穿过微风习习、树叶婆娑的葡萄园，走进了厨房。屋里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她知道她就在那个熄灭了的，但是余热未尽的炉灶旁。

“曼努埃拉——曼努埃拉在吗？”

她感到他在炭火旁边发抖。可怜他完全湿透了，已经被折腾得疲劳不堪。哈波内萨走近曼努埃拉所在的角落，用手摸了摸他。她把身子靠着曼努埃拉，点亮了一支蜡烛。他浑身湿漉漉，瘦小得只剩下一副可怜的骨架了。他那纤弱多病的躯干就好象一只拔光毛后准备下锅的小鸟。他裹着一条别人给他的毯子，在靠近炉灶的地方发抖。

“你冷吗？”

“他们真讨厌……”

“一群畜生！”

“我倒不在乎，已经习惯了。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在我跳舞时这样对待我。既然他们知道我象个疯子，为什么他们好象又怕我什么似的。还算好，这次只是把我扔到了水里，还有几次更不象话，你要是看到的话……”

他苦笑着补充说：

“你不用担心，这已经包括在演出费里，不用另掏钱了。”

哈波内萨不停地抚摸着他，象是在寻找他的伤口，好用手去捂住它似的。她的酒劲已经过去了，曼努埃拉也已经清醒。哈波内萨坐到台阶上，跟他讲述了打赌的事。

“看在上帝面上，哈波内萨，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着？你没看到我是个没治的疯子？我搞不懂，你怎么想得出这种鬼主意来的？”

可是，哈波内萨继续叙说着。她不慌不忙地拿起他的手，而他却把她的手推开了。但是，说话的时候，她再一次去抚摸他的手，这次他却没有推开。要是他不愿意，那就什么也别干，她不会强迫他干什么的。没有关系，不过是做做戏罢了。最终谁也不会到近处去看着他们，只不过是从窗口看看而已，骗过他们还不容易。只不过是赤身裸体一块儿在床上呆一会儿，她会告诉他要做出什么样的面部表情，所有这些在烛光下是看不清的，绝对看不清的；即使什么也没干，他们也是看不清的。他不喜欢女人的身体。那松软的胸部尽是些多余的肉……好了，曼努埃拉，你不要讲了，我给你钱，你就答应了吧，你吃不了亏，你要多少，我就付给你多少。现在我想我应该占有这座房子，这是我最想要的东

西，因为镇子要迁走了，而我和这所房子，还有这个镇子，我能够而且非常可能成为这原来是克鲁斯家族的房子的主人。我要把它修缮一下。阿莱杭德罗先生也不愿意我向他要这所房子。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听说公路就要修到这里，经过这所房子的门口。对，他是很了解行情的，不想丢掉这所房子。但是他又怕那些听到打赌的人说他不知自爱，说话不算数……所以他才对我说，那好吧，房子可以归你。我会吸引来很多演员，比如说你，曼努埃拉，我会让你永远和我在一起的。是的，我会给你报酬的。只是需要你光着身子和我在床上呆一会儿。真正一会儿，一刻钟就够了，好吧，十分钟也行，不，哪怕是五分钟……然后我们俩，你和我就会乐得笑起来。曼努埃拉，我对这帮男人已经讨厌透了。我年轻时，他们喜欢我，搜刮我的钱财，一旦遇到了另一个女人，便把我当牺牲品，我厌倦透了，我们俩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房子归我，成为我的房子。否则，我还得永远听凭阿莱霍的摆布，他要怎样就得怎样，因为你知道房子是他的。可是，我害怕，就是那样。我也害怕，哈波内萨，逢场作戏倒没有什么关系。你要不要我给你沏一杯马黛茶，你还在发抖呢，我也陪你去喝一杯。不，不，我不喜欢马黛茶，只不过是陪陪你。哈波内萨，鬼东西，

你在把我当牛斗吗？弄得我团团转。你看马黛茶多养人啊，你别害怕，别怕我，害怕别的女人有道理，可别怕我；马黛茶是蛮好的，可以暖暖你的身子。然而，曼努埃拉还是说不想喝。

哈波内萨把茶壶放回到炉子上。

“那你作为我的同伙怎么样？”

曼努埃拉没有回答。

“和我搭伙行吗？”

哈波内萨发现他正在考虑。

咱们俩二一添作五。我保证和你平分。当阿莱霍当着公证人把房子让给我时，你也就成为房子的主人了。你和我，我们都是房产主。所有的东西都你我一半,房子、家具、买卖,以及所有别的收入……

……这样，作为房产主，谁也不能撵走她，因为这房子归她所有。她可以发号施令。她曾多少次被人家从妓院里赶出来，因为客人一到，她狂热得象发疯一样，喝得满脸通红。有时由于她的过失，嫖客们打起架来。从她记事以来，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有的一个月，有的六个月，至多一年……她总是不得不卷起铺盖，另找营生。或者因为得罪了老板娘，或者因为，据曼努埃拉说，她好吵吵嚷嚷而引起纠纷……有自己的一间房，而且永远是自己的，把时装模特儿的像从画报上剪下来贴在墙

上，但是那不行：自从让人撞见他和另外一个男孩子在干那种事，被赶出学校后，她不敢回到家里，从一家妓院到另一家妓院，老是这样，因为她爸爸总是带着一根长长的鞭子，他用那根鞭子抽打马的时候，连血都能打出来。因此她到一位太太家，学会了跳西班牙舞。后来太太把她撵走了。另外几家又把她赶走了，于是，她身无分文地到处流浪，就连她牙疼的时候，也没有个地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从她记事开始就有牙痉挛的毛病。我从没向任何人说过，现在我四十岁了，我的牙齿松动了，我甚至担心打喷嚏时会把牙喷出来。久而久之，也就不值一提了。鹰嘴豆我是不喜欢的，但是当没有什么可吃的时候……也就那么一回事了。我当了房产主，谁也不能把我赶走；即使镇子真的要搬走，那生活也不会太坏，甚至连我这样一个丑八怪似的疯子也会有指望。那样的话，不幸就不成其为不幸了，托阿莱霍先生的福，不幸也就变成了奇迹。他向我许诺的一切都将是美好的，每天晚上可以在灯红酒绿之中尽情地歌唱，开怀地大笑，而且永远可以如此。

“好吧！”

“就这样说定了？”

“但是你可别出圈，不然，我会叫起来的。”

“那就这么定了，曼努埃拉？”

“就这么办吧！”

“我们去坑阿莱霍一家伙。”

“以后我们再到公证人那里去签字？”

“在塔尔卡的公证人那儿签字。”

他现在已经不发抖了，心脏强有力地跳动着。

“那我们什么时候糊塑料窗户？”

哈波内萨到门口张望一下。

“阿莱霍还没走，你等一下……”

他们靠着灶间默默地呆了一会儿。曼努埃拉把他的手从哈波内萨的手中抽出来。她随他把手抽出去，因为已经无碍大局了，她已经把他降服了。曼努埃拉将永远留在她的妓院里，和她在一起。怎么不行呢？看得出来他很能干，性格活泼，缝个衣服，做个饭什么的，他全行。这就不坏，和曼努埃拉结合比和另外使她遭罪的男人结合要好得多。曼努埃拉永远不会使她受罪，他们是朋友，仅此而已，只是两个人在一起。他还是招人喜欢的。也许会为他而受罪，但那是另一码事；不是那种因为男人不再爱她时的痛苦，也不是那种整夜整夜辗转反侧的痛苦；或者因为男人另有新欢，欺骗了她，拐走了她的钱财；或者因为男人利用了她，而她却为了不使他走掉，忍气吞声，躺在他的身边，甚至连气也不

敢出，不知哪一天他会跟她说，算了吧，到此为止吧……她可以使曼努埃拉兴奋起来，她有把握，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因为这个可怜虫已经不自觉地从内心在回报她的热情了。要不是这样，他决不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使他兴奋起来并不难，甚至还可以爱上他。但是那不行，那样会把他给毁了，那样做不合适。最好还是让曼努埃拉永远不忘记自己在这里的身分，他是这个妓院里的二尾子，合伙人。但是，即使不牵涉到这一切，对她来说，爱他也是容易的，她现在不是已经爱上他了吗！

“曼努埃拉，你可别爱上我呀……”

第　八　章

钱这个东西可是有用得很呢，老兄，你可别犯傻。你不认为一个人有了钱，就会变样了吗？难道阿莱霍先生会与众不同？不可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您害怕这个老家伙只是因为您欠了他的钱。不对，可是我对谁也没讲过。您以为我愿意大家知道他是怎样对待我妹夫的吗？我给他的小纸袋里就装着我欠他的钱……不忙，您有钱的时候再还给我吧，不着急，您我是一家人嘛。我不象那些伪君子，不会象他们那样对待您。神明的上帝！我对他说了些什么呀！我对您说不用着急，我有钱化。和这些伪君子打交道真让人恼火……他不让您去哈波内西塔那里，可是既然您想去，而且也付钱，您干吗要理他那个茬儿呢？哈波内西塔是归他所有吗？当然了，那个糟老头子以为什么都归他所有。不对，先生。他指挥不了您，连我也指挥不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难道不是吗？您把钱还给他，欠的债就一笔勾销了……好吧，潘乔，打起

精神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卡车从哈波内西塔妓院门前经过，慢慢地绕过街口，然后又顺着这个街区，最后又重新来到哈波内西塔妓院前。这次他没有按喇叭，因为奥克塔维奥说服了他，他们围着这个街区打转转。

“货物的事我怎么办？”

“您不用操心。您没有看到这儿所有的卡车主都经过我的加油站，这一带哪些地方的货最好，我很清楚，别着急。我对您说了，您不是那个老东西的奴隶……您明白吗？够了！现在我们就去把钱还给他，对，现在就去……”

“已经不早了……”

其实，奥克塔维奥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他们正在吃饭，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就去吧。”

潘乔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把卡车调了个头，开到马路的另一侧，朝车站那边的奥利沃庄园驶去。他熟悉他的卡车，在与车站交界的黑莓林和水沟地带，他避开了沟渠和土坑，操纵着那辆现在对他来说已经很轻巧的庞然大物，向阿莱霍的家驶去，想从他手里把卡车的另一部分所有权要过来。

“我们要陷进泥里去了。”

奥克塔维奥打开车窗，扔掉了烟蒂。

“没有……”

潘乔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卡车行驶在一条狭窄的黑莓丛生的小路上。他只好开得特别慢，眯着双眼，头直往挡风玻璃上倾，好看清石头和坑坑洼洼的路面。这条路他很熟悉，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妙。甚至连这儿的声音他都很熟悉：就在这儿，黑莓地后面，巴洛斯家的水渠分成两支，流向洛斯拉哥斯牧场的那一支中的一小段，木制的水渠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现在听不到了。但是，如果象从前他小时候那样，步行走过这里，就能听到咕噜咕噜的水声从垂柳林那边传过来。那时，他每天到奥利沃车站那儿去上学，要赤脚走过这条路。那是过去的年月了。米西娅·布兰卡曾经教他和莫尼基塔读书、写字，还做四则运算。可是，莫尼基塔学得非常快，门门功课都比他强。连阿莱霍也说他应该去上学。后来又去大学里学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专业。可不吗！当时我是班上最笨的人，我从来没升过级，因为我不想念书。一直到后来，脑子好使的阿莱霍知道了这事，那好吧，既然不是学文学的材料，干吗要给这个孩子找麻烦呢，让他去学学数认认字就行了，至少也得把他和牲畜区别开来，可以在地里帮帮忙，看看能让他干点什么；既然他天生了个不开窍的脑瓜，干吗让他在学校浪费

时间呢。完全是一块石头，还不止如此，这是一块原来就破碎的混凝土，又有谁知道是怎么弄碎的。砸碎一块混凝土制做的界石应该是很困难的，但是它却已经碎了。阿莱霍每天让他们从庄园到学校，从学校到庄园，他们几乎记住了路上的每个土坑和每块石头，直到他们说，算了吧，反正是什么也捞不着了。但是埃玛想要诺尔米塔到一个修女学校去读书，我不愿意这个女孩子象我那样没出息，对男人一见钟情，唯恐当老处女，一辈子嫁不出去，要是我也念了点书，那可就不是今天这个样了。唉，说这些有什么用，既然你知道，我们俩是一见钟情，你因为爱上了我，就抛弃了肉店的小少爷。但是要是上了学，就不一样了。妈妈，上学是怎么回事？修女又是怎么回事？我愿意女孩子学很快就能学会的专业，譬如妇产科。妇产科是怎么回事，妈妈？他不喜欢她问这种事，她这么小，又怎么给她讲得清呢？还是等她长大些再说吧。如果我愿意，或者我高兴的话，就让我女儿去读书。阿莱霍没什么好说的。他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是我。我只是我自己。当然罗，还有家庭，比如说奥克塔维奥，他是我的姐夫，因此我欠他的钱就不要紧，要是我不准时还他，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他会同意我给埃玛买房子的。现在我得去把钱还给老家伙，我该

走了。

卡车在两棵香蕉树中间调了个头，沿着一条两旁种着棕榈的大道开了进去。路旁是葡萄酒厂。大堆发出恶臭的葡萄渣，堆放在大门紧闭的黑棚屋旁。再往前走是公园。在高大的橡树下，可以看到躺在各色帆布吊床和椅子上的人——他从另一侧看着他们。他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因为莫尼基塔和他二人在长得很高的绣球花丛中玩耍，只有他们两个人，大人们笑着问他是不是莫尼基塔的未婚夫，他回答说是的，这样，他们才放他进来。但是到了后来，当他长大一些的时候，就不让他们进来了。他们阅读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文字的画报，在褪了色的帆布椅子上打着瞌睡。

卡车从棕榈树大道开过来，四条狗一齐冲向卡车。车刚在门房前停下来，几条狗就向车子闪闪发光的外壳发动了进攻，它们又抓又挠，把车子弄得特别脏。

“我们下车吧……”

“怎么对付这些畜生呢？”

这几条狗又跳又叫，把他们困在司机室里不能出来。潘乔可真该按喇叭了。因为他愤怒了，也害怕了，还因为他恨这几条狗，便开始象疯子一样不停地按喇叭。这儿条狗也跳得更凶了，使劲抓挠他

平时精心保护的汽车的喷漆。可他现在却全然顾不得这些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按喇叭，他要用喇叭声推倒棕榈树，推倒橡树，让它穿透整个黑夜，摧毁一切。他无休止地按着喇叭，狗仍在狂吠。这时走廊里亮了灯，在堆放的口袋之间出现了人影，他们吆喝着狗，向卡车走过来。但是潘乔仍在不停地按喇叭，他必须不停地按，那群发狂的狗根本不理睬雇工们的吆喝；直到阿莱霍出现在楼道里最高一层台阶上，它们才不再狂吠乱叫，潘乔也就不再按喇叭了。那群狗默不作声地跑到主人的身边……

“奥德罗、苏尔丹，到这儿来，内库斯、莫罗……”

几只狗在阿莱霍身后排好了队。

“谁来了？”

潘乔什么也没说，他疲惫不堪，好象所有的精力已消耗殆尽。奥克塔维奥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但是潘乔还是没说话。

“呸！真没种！”

潘乔打开车门，跳下车来。四条狗朝他扑过来，当他正要重新回到司机室时，阿莱霍把狗叫住了。奥克塔维奥关上车灯，周围呈现出黑夜的景象。黑黝黝的橡树和棕榈树，深邃而空旷的天空映衬着厚厚的围墙以及屋檐上的瓦片。

“谁？”

“是我，潘乔，阿莱霍先生。您可要看好您的狗呀。”

“在这儿吵吵什么？你喝醉了，不要脸的东西！你以为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家来，搞得鸡犬不宁吗？你们把狗牵到那儿关起来。莫罗、苏尔丹，到这儿来，奥德罗、内库斯……还有你，潘乔，你上来，到过道里来，我去找条毯子，天真冷……”

潘乔和奥克塔维奥小心翼翼地走下车来，极力避免踩到水坑，走上楼道。在环抱花园的U型院落的深处，他们看到一些亮着灯光的窗户。他们走了过去。那是饭厅。家里人正围坐在灯下，一个戴眼镜的小孩子——他是阿莱霍的孙子，豪尔赫的儿子，他早就该进专科学校读书了，他留在庄园干什么？米西娅·布兰卡坐在上座。她现在已经头发灰白了。本来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梳成长长的大辫子盘在头上。是他把伤寒传染给了莫尼基塔，于是，她就把长发剪掉了。他亲眼目睹了米西娅·布兰卡剪掉辫子的情形。那是在炎热的小教堂里，她抬起胳膊，双手拿着那沉甸甸的辫子，一下子几乎齐根剪下。他亲眼看到她剪下辫子，把它扔进抽屉里。就在那一瞬间，热泪模糊了他的视线，这和现在他透过饭厅混浊的玻璃看到她模糊的身影一样。把小

潘乔给我带来吧，她曾这样要求他的妈妈，好让他和莫尼基塔一块玩耍，因为他们年龄相仿。仆人们曾经嘲笑他，说他是主人女儿的未婚夫。而今她已经老了，她默默无言地吃着饭。阿莱霍终于在走廊里和他们碰头了，他戴着礼帽，披着羊驼毛的毯子。潘乔感到他身材异常高大，就象他小时候那样，他刚刚长到他膝盖那么高，需要抬起头来，才能看到他。

“什么风把你吹来啦，潘乔？”

“晚安,阿莱霍先生。”

“和你一起来的是谁呀？”

“是奥克塔维奥。”

“晚安。”

“有何贵干？”

他一屁股坐在柳条扶手椅上，潘乔他们站在 他的面前。现在他显得矮小了，而且还面带病容。

“你们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呀？”

“我是来给您还钱的，阿莱霍先生。”

他站了起来：

“你今天上午不是把钱还了吗 这个月你已经不欠我钱了，你怎么心血来潮了？”

他们沿着 U 字型的走廊来回走着，通过窗户不时看到米西娅 · 布兰卡在空荡荡的长桌上不停地操

持着什么，她一会儿搅搅汤汁，一会儿盖上奶酪容器，一会儿靠在白色的台布上掰面包。奥克塔维奥正在向阿莱霍解释着什么事情。还是不听为妙，干这种事他比我在行，对，还是让他去办这件事好，他不会象我这样听凭阿莱霍的摆布的。布兰卡从小盘子中夹出一块黑方糖放进汤汁中，这块给她自己，那一块给莫尼基塔，另一块是给你的，小潘乔。方糖上有一片马鞭草的叶子，喝起来有一股特殊的香味，米西娅·布兰卡喜爱这种香味。好了，你们到花园去玩吧！可要看好她，潘乔，你比她大，你要照看她。在树荫深处的绣球花丛中，在长满青苔的砖渠边上，他当洋娃娃的爸爸，她当妈妈。有一次男孩子们撞见我们玩小床，我抱着洋娃娃哄她睡觉，因为莫尼基塔说当爸爸的都应该这样做。男孩子们都嘲笑我，说我男不男女不女，象女孩子一样玩洋娃娃，从此我再也不愿去她那儿了。可是他们强迫我去，他们给我吃的和穿的。但是我宁愿挨饿，也得先在女贞花的栅栏外面偷偷地往里看看。我还想去玩，可又不愿意大家说我是小姐的未婚夫，也不愿意由于玩洋娃娃而让人们说我男不男女不女。有一天阿莱霍发现我从女贞花丛往里偷看。可抓到你了，小坏蛋。他用手揪着我的衣领，我拼命地跺着脚，拉住他的毛毯。他身材高大，而我却

非常矮小，我抬头看他，就象在望着悬崖峭壁。他的毛毯是羊驼毛的，滑溜溜的很暖和。他拖着我在灌木丛中往前走，我拽住他那柔软而温暖的毛毯，他拖着我走，我对他说他们不让我进来。撒谎！他什么都知道。你在撒谎！潘乔，你别走，除了你之外，谁来照看小姑娘，谁来和她玩耍？于是他把我扔到这么大的花园里，让我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寻找小姑娘，我跑啊跑啊，双脚都被长青藤缠住了。可是我干吗要那样跑呢，我明明知道她就在每天的老地方，在树荫下的绣球花丛中，在嵌着闪闪发光的碎玻璃片的围墙旁，我走过去，碰了碰她……从我身体上流出一种粘乎乎的东西，我就这样得了伤寒病。她也得了同样的病，她死了，而我没有死。我凝神瞧着米西娅·布兰卡，在她拿起辫子要剪的时候，我开始热泪盈眶，因为我的病好多了，而布兰卡却在剪她的辫子。饭厅里的灯熄灭了。再转过一圈时，她已经不在了。奥克塔维奥还在解释着：是的，阿莱霍先生，谁说不是呢，这倒不要紧，即使他们不给他货，我已经给他搞到了另一批不错的货，一批砖，是在那边做的……

“那砖是谁的？”

奥克塔维奥没有回答。

阿莱霍对这意想不到的沉默感到吃惊，连他们

自己也感到不解。奥克塔维奥注视了好一会儿参议员的目光。

可能吗？潘乔明白了奥克塔维奥为什么没有回答阿莱霍的问题。因为如果阿莱霍知道了那些砖的来源，他只要挂一个电话，就会使他们得不到这批砖头。他几乎认识所有的人。大家都尊重他。他几乎和所有的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正在对付他的是潘乔的姐夫，他的哥儿们奥克塔维奥，也是诺尔米塔的教父。奥克塔维奥初来乍到，他哪里知道老家伙的厉害。还以为只要他不想回答，就可以不回答。他们默默地围着走廊走了整整一圈。花园里静悄悄的，然而却又是生机勃勃的。他们的沉默使得那些几乎令人难以觉察的细微的声音变得清晰可闻：从房檐上掉下来的水滴答作响，奥克塔维奥口袋里的钥匙丁零当郎，水滴落到绿叶稀少的茉莉花朵上，茉莉花颤颤巍巍，还有一直走到大门口的缓慢的脚步声。

“天真冷。”

“太凉快了。”①

潘乔听了他姐夫的话，不禁为之一惊。阿莱霍瞧着他，真想问问他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问，

①此处为一语双关。“凉快”一词，在西班牙语中亦作“不要脸的人”解，故也可以理解为指阿莱霍的厚颜无耻。

他开始数奥克塔维奥递给他的钱。

“起码有三个……”

“您说什么？”

“三个不要脸的家伙……”

潘乔在他姐夫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胜利而洋洋得意的时候便打断了他的话。这算胜利吗？阿莱霍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静，也许他根本就没听见。

“不，不，没什么，阿莱霍先生。好吧，要是您没什么意见，我们就不再打扰您了，我们告辞了。我们占了您不少时间，天气又这么冷。请您替我向米西娅·布兰卡问好。好吗？”

阿莱霍一直把他们送到走廊的尽头。他们穿过泥地，向卡车走去。他们回头时看到他还站在台阶上，身旁趴着四条狗。

“可要当心狗！”

阿莱霍哈哈大笑。

“去咬他们，苏尔丹……”

四条狗从他们身后扑了上去。他们差点儿没来得及上车。狗使劲地抓挠车门。卡车调头时，车灯照亮了阿莱霍站在最高层台阶上的身影。卡车在前进，车灯掠过道路两旁的棕榈树，象是把它们一棵棵都吞噬掉了似的。潘乔松了一口气。

“总算过去了。”

“你不让我说他不要脸。”

“这阔佬还算可以。”

不过就是不要脸。在驶往镇子的路上，奥克塔维奥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件事。本来他还是相信他的。不过现在对他却是将信将疑了。说什么他们连回车站路上的每块石头全都熟悉，什么他不是傻瓜，他清楚那个老家伙从来也没有为镇子里安装电灯奔波过。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对这一切都非常清楚。省长的司机是我的好朋友，是他告诉我的。你别傻了，老兄。当然，你想想吧，他是想要让所有的人都离开镇子呢！他即使不是这一带所有房子的主人，也是绝大部分房子的主人，他不用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向省长递个话，把大街上属于他的地皮腾出来，推倒所有的房子，把镇子的土地重新翻耕一遍，施上肥，经过休整，再种上好多好多葡萄，好象这里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镇子似的。我确实知道他是想这么干。本来他以为公路会从这儿经过，从他家门前经过……可是现在，他把奥利沃车站变成一个大村镇的计划落空了。

潘乔手握方向盘，身体向前倾着，仔细地在黑暗中探着路，唯恐掉进水沟，或者钻进黑莓林而不能自拔。我必须要看清路上的每块石头，每个坑洞以及每一棵树木，以后我将再也看不到它们了；我

想这里留下了我的足迹，不至因为这些大街的不复存在，使我不能再回忆起这些我现在正在经过的大街。而我，则再也不会回到此地来了。我也不想再回来了。我要奔向别的地方，我要继续向前。我要在塔尔卡给埃玛安个家，再送诺尔米塔上学。我愿意有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但不是为了回去，只是为了有个地方而已。而现在我就要失去这个地方了。因为阿莱霍是会死的。确信阿莱霍会死的想法似乎使黑夜变得更加虚无飘渺，潘乔只能紧紧地抓住汽车的方向盘，以免跌入深渊之中。

“ 老 兄。”

“ 您 怎 么 了 ？”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想看看他是否真的想成为奥克塔维奥那样的人，象他那样没有地方可回去，对什么都漠然置之。他是世界上再狡猾不过的人了，他独自谋生，现在他是一个服务站和有上百辆卡车经过的路边的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他随心所欲，一个星期给老婆一回钱。而不象埃玛那样，象要债似的，把他的钱搜刮得一干二净。奥克塔维奥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货真价实。我姐姐和他结婚，真是件走运的事，连我都感到自己靠山很硬。

“ 那就是说 ,和他清帐了 ,最好还是不要跟他们

有任何瓜葛。他们是一堆污垢。老兄，我对您说，您不知道这帮猪猡把我折腾成什么样。”

卡车继续向镇子驶去。

“我们上哪儿？”

“去寻欢作乐。”

“到底上哪儿？”

“你说还能去哪儿呢，老兄？”

“到哈波内西塔那儿去？”

“那么，就去哈波内西塔那儿吧。”

第　九　章

哈波内西塔拧灭了电石灯。

“是他。”

“他又回来了？”

他们关上车门后的一分钟是这样的难耐，就好象这两个从车上下来的人在茫茫的黑夜中迷了路，音讯杳无。大厅的门终于被敲响了，曼努埃拉把那件西班牙红裙裹在身上。

“我去藏起来。”

“爸爸，您等一下……”

“他会杀死我的。”

“那我呢？”

“那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跟我誓不两立，你的事我可管不着。”

她跑到院子里。即使她能逃过这一关，也肯定会象所有老太婆那样死于支气管炎的。她和哈波内西塔有什么相干？她想保护自己，就让她自卫去；她愿意屈服于他，那就让她自己去对他俯首贴耳。

而她，曼努埃拉，谁也不想去救，甚至连她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更救不了管她叫‘爸爸’的哈波内西塔。而这个爸爸自己还在担心潘乔会由于她疯疯癫癫而杀死她。最好的办法是溜到一边，到卢多维尼亚那儿去过夜，她的寝室总是暖暖和和的，还有张双人床。不，不，可不能和女人睡在一张床上，他可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卢多还有午饭时吃剩下的蜜炸果，把它放在炭火上烤烤热，再来一杯马黛茶，可以聊聊那些趣闻轶事，比如聊聊在时兴戴帽子的年代里，米西娅·布兰卡的那些帽子，这样便可以忘掉刚才的一切。这事可不能和卢多讲，也别让她问起这件事。要一直等到黑夜慢慢地吞噬掉这一切，也许要等到明天，那时我才会对卢多说，你看，姑娘终于拿定了主意，把男人领到房间里去了。好了，她总算不再干傻事了，现在我们也都踏实了。一切都笼罩在黑夜之中，它象流水，一滴一滴地流入梦乡的溪潭中，一直流满了卢多温暖的房间。

大厅里的灯又亮了。灯光下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唱机里又开始放出了音乐。奥克塔维奥靠在门框上。曼努埃拉朝后退了一步，他打开鸡窝的栅栏门，藏在屋檐下，靠近沾满白色鸡粪的小台阶旁。露茜的火鸡怒不可遏，气鼓鼓地竖起了每一根羽毛。曼努埃拉把一只手放进衬衣里取暖，她那枯老皮肤

的每一褶皱都象带霜的硬纸板一样，冰冷而粗糙。她把手缩了回来。里面正在跳舞。潘乔·维加拉着哈波内西塔，穿过大厅。

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找她的。要是哈波内西塔具有强大的女性魅力使他们开心，来分散他们纠缠她的精力该有多好啊！何况她又是那样需要他们。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一定会来搜寻的。曼努埃拉早就知道他们会把所有妓女都从房间里赶出来，把厨房搞得一塌糊涂，他们会到厕所里去找她，也许会到鸡窝里来找,会捣毁一切东西 盘子、杯子、衣服和姑娘们，还有她自己，如果他们能找到她的话。因为他们就是来干这个的，这瞒不了我。这些男人晚上出现在这里，决不是为了和随便哪个女人睡上一觉，喝几罐酒就算完事。不是这样，他们是来找她的，是来折磨她，强迫她跳舞的。他们知道她讨厌他们，不愿意给他们跳舞。去年就是那样，她不愿意给潘乔跳舞，可又不得不给他跳。这个畜生是为她才来的。曼努埃拉明白这一点。现在，和哈波内西塔跳舞他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很快就会去找她的。是呀，我本可以到卢多那里去，可是我没去。哈波内西塔跳舞可真难得，过去就是央求她，她也从来不跳。她根本不喜欢跳舞，而现在她在跳。她在敞开的大门前旋转着，紧紧地依偎着潘乔，如漆似胶，他那黑色的小胡子都

湮埋到哈波内西塔的脖颈里了。他的胡子尖沾满了酒和烟草里的尼古丁，脏得要命。他那尽是烟油和机油的双手抓着她的大腿根。奥克塔维奥站在门洞里抽着烟等着。然后他把烟蒂扔到暗处，走进了大厅。唱机也停了。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哈波内西塔一声尖叫，一张椅子跌倒了。他们在对她动手动脚了。曼努埃拉的手又一次放到了衬衣里面心跳的地方，她使劲按着它，直到自己感到疼痛，好象是想让潘乔·维加感到疼痛一样。哈波内西塔怎么又叫了起来？唉呀呀，你不要叫我爸爸，你再也别这样叫我了，因为我没有力量来保护她，我只会跳舞，只会在鸡窝里打哆嗦。

……然而，有一次我可没打哆嗦。哈波内萨·格兰德赤身裸体，她那热乎乎的身体，唉，要是现在是那么暖和该多好啊！如果哈波内西塔能有这样暖和，她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温暖了。哈波内萨·格兰德那裸露的、令人厌恶的、但是暖烘烘的身子在我的身旁，她的双手勾住我的脖子，而我，看着她胸前在不断增大的东西，好象我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沉甸甸的，在电石灯下还可以看到它那红色的尖头。我们没有熄灯，好让他们从窗口里看到我们。他们要求我们起码以此来证实我们没有欺骗他们。这样房子就将是我们的了，也是我的了。

被搂在她的怀里，那个醉醺醺女人的嘴寻找着我的嘴，好象在烂泥地里寻找着一只猪。虽然我们只不过是亲亲嘴而已，但是我讨厌那样。她还是寻找着我的嘴，我搞不懂，至今我也不明白，哈波内萨·格兰德为什么那样馋我的嘴，而我可不喜欢那个样子。于是便把嘴努起来，我咬着她那迫不及待的嘴唇，同时把脸埋在枕头里，我想方设法拒绝她。因为我担心哈波内萨会干超越我们协议的事，而出什么别的事，我可不愿意……我极力想使自己不厌恶那个女人的肉体，于是我总是在想，通过这出戏我将要成为这幢房子的主人。这场戏看来似乎轻而易举，可又是这么令人可怕，它虽然什么允诺也不承担，但是……阿莱霍在看着我们呢。我们能够捉弄他吗？这真使我心颤。我们做得到吗？如果我们真的赢了他，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死掉？为了不让我害怕，哈波内萨又让我喝了一杯酒，我边喝，边把几乎半杯酒洒在了哈波内萨头边的枕头上。我又喝了一杯。后来她什么也没说，而是闭起双眼，睫毛膏在流淌，脸上身上汗涔涔的，尤其是湿淋淋的肚子贴在我的身上，我感到这一切全是多余的，是不必要的，都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唉，我是多么清楚地感觉到这是企图捕获我，并将我永远投入黑牢之中的一场骗局……我听到窗外传来的笑声：阿莱霍在

看着我，在看着我们。他要寻我们的开心，就让我们这样做；为了让他开心，我们浑身冒着汗扭作一团。只有这样，他才会把这幢被老鼠咬坏了大梁的砖坯房给我们。他们这些在看着我们的人，包括阿莱霍和其他取笑我们的人，并没有听到哈波内萨·格兰德慢声轻气地在我耳边说的话。我的宝贝，多来劲呀，你别害怕，我们什么也没干，纯粹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才演的戏，不用担心，我的小宝贝。她的声音象拥抱一样热烈，一股强烈的酒味包围着我。但这已无关紧要了，因为即使她抚摸我，我也什么都不用做。自始至终是在做戏，什么也不会发生，仅仅是为赢得一所房子，仅此而已。她躺在枕头上，满面笑容。她喜欢做现在正在跟我干的事情，她也愿意我是干不了的。告诉我，可爱的曼努埃拉，你和谁也没干过，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在我之前你和任何女人也没干过，我是第一个，我是唯一的，这样我就可以享有你——我的可爱的，我的小心肝，曼努埃里塔①，我可以享有你了，我喜欢你那颤抖的身体，喜欢你的害怕心理，我想打破你的恐惧，不，不，你不要害怕，曼努埃拉，不是打破它，而是轻声柔气地把它赶走。可怜的哈波内萨·

①曼努埃里塔：曼努埃拉的昵称。

格兰德一直以为他有那玩意儿，但是他没有，也从来没有过。尽管她抚摸我，安抚我，和我细细耳语，可是它却从来就没有过……现在没有，哈波内萨你这个傻瓜，你可明白，我没有那玩意儿。不，我的宝贝，曼努埃拉，我们正象两个女人，你看，就这个样子……不，不，你是女人，曼努埃拉……这事我们对谁也不要讲，你想，这事多么让人难为情。曼努埃拉，你可别犯傻了，你把房子赢到手以后便成了皇后，你也为我，为咱们俩赢得了房子。但是，你要对我发誓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哈波内萨，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多么讨厌这种事，你要对我发誓。当合伙人，那当然，但是这种事再也不干了，永远也不干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个你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需要的那个我，当我看到他们在大厅里跳舞的时候，我多么想在这个鸡窝的角落里大声呼叫……

她的拳头无法用来保护哈波内西塔，只好拿这件褪了色的裙子出气，把它揉成一团。她真想用这团衣服杀死潘乔，把他绞死。露茜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到院子里。

"你瞧！"

她朝四周望了望。

"露茜，到这儿来……"

大厅里，唱片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音乐。

“你象个抱窝的老母鸡似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你到大厅里去看看。”

“行，那儿有人吗？”

“潘乔和奥克塔维奥在那儿。”

露茜一眼看到了正跳着舞经过大门口的哈波内西塔和潘乔。

“就你自己在这儿？”

“你去好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露茜这个臭婊子有什么权利因为她一个人藏在鸡窝里而问长问短的？明天我就跟她要欠我的一身衣服钱。她装什么傻，当然了，知道她喜欢男人，因而她以为她们只好忍气吞声。她和别的妓女一样，全是寄人篱下的，她没有权利，连哈波内西塔也一样……什么权利？干什么的权利？爸爸，什么爸爸！别逗乐了，求求你了，你瞧，我的嘴唇全裂开了，我一笑嘴唇就疼，爸爸。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谁的爸爸也不是，我只是曼努埃拉，她跳舞可以从晚上一直跳到第二天清晨，使满屋子的醉鬼发笑，笑得他们忘掉哭哭啼啼的妻子，而她作为演员，则跳得眼前金星乱冒，得到了满堂彩声。她没有必要去考虑人家对她的歧视，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理睬那些笑声。她完全知道那些笑声是男人们在寻欢作乐，这

就是他们到这儿来的目的，到这里来捉弄她。在舞池里，她耳朵后面戴着一朵花，别笑她枯萎衰老，还是外八字脚，她比世界上所有什么露茜呀，克洛蒂呀，什么哈波内西塔呀更有女人的魅力……窝窝腰，啧啧嘴，发疯似的跺着脚，他们笑得更厉害了，笑的波浪把她的舞蹈推向了高潮，把她带到了辉煌的顶点。

让哈波内西塔在里面叫吧！让她象别的女人一样被迫学会做女人吧！这场闹剧很有意思。露茜在和奥克塔维奥跳舞。可是只有她才能使这场舞会出现极其热闹的场面，只有她，因为她是曼努埃拉，别看现在她在满是鸡屎的黑暗角落里发着抖，而鸡屎因为年时已久，连臭味都没有了。她们都算不了什么女人，她要给她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女人，怎样才算真正的女人。她脱掉衬衣，把它叠好放在楼梯的台阶上，脱掉鞋子……对了，赤着脚更象一个真正的吉卜赛人。她把裤子也脱掉了，一丝不挂地呆在鸡窝里，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她从头上往下套穿上那件西班牙连衣裙，裙子穿到身上暖暖和和的，好象连衣裙十分合身。她整理了一下胸部周围的褶子……把褶子弄得鼓鼓囊囊的，因为我这儿瘪塌塌的，什么也没有。当然，我还只是一个这么小的女孩，一个吉卜赛小女孩，小巧玲珑，要去跳舞的只

不过是一个小姑娘，当然她没有胸部，和一个小男孩的差不多。但是她不是男孩，而是十足的女性，杨柳细腰……她把露茜借给她的纱制的虞美人花别在耳朵后面，一个人在黑暗的鸡窝中笑了起来，随你拿哈波内西塔怎么着都行。说到底，她跟这件事毫不相干。她只是作为一个大艺术家到哈波内萨的妓院里来演她的节目，疯疯癫癫的，她想自己开开心。她又感到了那天晚上潘乔那粗大的手抚摸着她，就好象不喜欢某件东西似的对待她；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便拼命地拽我，是的，先生，是拽我，而且使劲地拽。他们爱跟她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哪怕来三十个男人也无所谓。我要是换一个年纪来忍受这一切也许会好得多。但是，不行了。牙床在疼痛，关节也疼，唉呀，早晨的时候，关节、骨头和膝盖都疼得要命！多么想永远、永远躺在床上，又多么想让人侍候侍候我呀。只要哈波内西塔今晚拿定主意，让潘乔给她带走吧！让她的苍白的血在那无毛鸡一样的身体内循环吧！她几乎连该长汗毛的地方都什么也不长。因为她毕竟大了，真可怜，她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潘乔的双手紧紧地拉住我的可爱的人儿，你别傻了，你不要失去生活，作为你的朋友，我，曼努埃拉，我要去跳舞，让一切都变得象本来应该那样的愉快吧，你干吗要这样悲伤

呢？你总是没完没了地数你的比索，却从来舍不得化钱…… 还有我头上的那朵花。曼努埃拉整整衣服穿过院子。我是如此消瘦，上帝啊，有谁会喜欢我呢？更何况我的衣服上泥迹斑斑，脚上也沾满了泥巴。她把粘在鞋后跟的一片葡萄叶拽了下来，朝着灯光走去。她先藏在门后听了听动静，接着，便象那些大演员出场前一样，在身上画了个十字。

第　十　章

在奥利沃庄园，塞斯佩德斯想喝什么酒就能喝到什么酒。您喝吧，塞斯佩德斯，就是为您准备的，老板总是这样对他说。然而他可是个有分寸的人，只是偶尔在躺下睡觉之前，喝上一小杯。他是睡在存放陈酒的酒桶之间的麻袋堆上的。老板以成本价卖给哈波内西塔的也是这种酒。以成本价卖给她纯粹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让可怜的姑娘有一点赚头。但是除了哈波内西塔，别人他可不卖，央求他也不行。有时候，晚上很晚了，塞斯佩德斯由于旧病复发，身上隐隐作疼，不能入眠，便穿上凉鞋，把毯子披在肩上，穿过葡萄园，踩着一棵躺倒的柳树干，横过巴罗斯沟渠，再穿过黑莓地和铁丝网分界处，这儿有个只有他熟悉的大缺口。他来到哈波内西塔的家，在靠墙的桌子边默默地坐下，喝上一罐和他在库房里唾手可得的一样的酒。

奥克塔维奥看到他进来了。因为哈波内西塔不想和他跳舞，他是在等着露茜和潘乔跳完这支曲子，

他便叫塞斯佩德斯和他坐到同一张桌子来。奥克塔维奥想问老人点事，但是看到他坐在椅子上，表情冷漠，眼睛直盯着黑暗中的某个点，好象那里集中了整个夜景似的，他就没有开口。

“那些狗……”

“您说什么，塞斯佩德斯先生？”

“他们把狗放到葡萄园里去了。”

大家便侧耳细听。

“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也没听到。”

“可是它们在那里，我感觉到了。现在它们正往北跑，往拉尔格斯牧场跑呢，那儿有牛……现在……”

一群克尔特圭斯鸟从镇子上空掠过。

“……现在向这边跑来了，冲着车站来了。”

哈波内西塔和奥克塔维奥凝神注视着黑夜，企图发现点什么，但是他们无法透过这刺耳的歌声，使注意力转移到田野中，去捕捉细微的声响和远方的阵阵清风。奥克塔维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谁把狗放出来了？”

“阿莱杭德罗呗。只有他才会把狗放出来。”

“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有时候就是那么莫名其妙……今天晚上就是

有些莫名其妙。晚上他在仓库门口对我说，他要死了，说是一个大夫告诉他的。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说什么他死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因为他所有的计划都破产了。”

“真是贪得无厌……要是他这个百万富翁破产了，那还能给我们穷人留下什么呢？”

“我敢打赌，他跟狗都在葡萄园。”

“既然收获季节已过,连一串葡萄也剩不下,还有谁会钻进去？他又为什么要把狗放出来呢？”

“谁知道？有时候能进去一些什么别的东西。”

“什么？”

“可要当心狗，它们狡猾极了。但是它们不咬我……我一点儿肉也没有，它们能咬我哪儿？”

透过炉火可以看到他一副黯然灰色的神情，他沉默不语，好象已经看破红尘，与世无争。哈波内西塔羡慕地看着他那种刀枪不入的姿态，似乎连狗都不会咬他，肯定连草垫上的跳蚤也不会咬他。有人曾经说过，塞斯佩德斯甚至连饭都不用吃。有时候阿莱霍家里的仆人突然想起了他，便在储藏室里，或者在棚屋里到处找他，给他送去一块面包或奶酪，或者一份热饭。但是，以后又会重新忘记他，谁也不知道这个可怜的老头儿靠什么活着。他在库房里随便找一堆稻草或者牧草口袋就睡，周围堆满了犁、

机器以及大量的土豆。

潘乔和露茜在桌子旁坐下。

“这真象是在守灵……”

没有人搭腔。

“打起精神来，老兄，我又没把露茜拐跑……”

他瞧了哈波内西塔一眼，看她有什么反应：她也在看着塞斯佩德斯盯着的那个方向。他摸了摸她的胸部，小得出奇，就象一只掉在树下的、既不能吃、又无香味的坏死的梨。她瞪了他一眼，于是他把手缩了回去，朝她看着。她的眼睛象两只闪闪发光的长颈玻璃瓶。眼球几乎全部被熠熠发光的虹膜占据了。潘乔感到，如果再往前凑凑，他就仿佛置身于水族馆中，可以看到哈波内西塔色彩缤纷的内心世界了。可那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内心世界，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内心世界，如果他是为此而来的，早就该走了。但是为什么要放弃她呢？是老家伙让他这样做的？还是阿莱霍警告过他不要接近她？可是我们不是盗贼呀！阿莱霍先生，我们和您是完全一样的人，所以您不必这样小看我们，您不要以为……

“我们跳舞好吗？小乖乖。”

露茜闭上了双眼。但是就在她重新睁开眼睛之前，他却不知道这中间经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

这段时间被无限地延长到了什么时候。一群克尔特圭斯鸟从天上飞过。是又飞来的一群鸟，还是就是刚才听到的那群鸟中的另一部分呢？狗的狂吠声此起彼伏，描绘出夜间田野的广阔和深邃。一个骑士沿着大路疾驰而过。极力只想听到唱机声音的露茜突然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她不知道那个骑士是谁，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以及那渐渐微弱，极其微弱的疾驰总是朝着她听觉的深处飞驰而去，直至深深地滞留在那里，不知还要持续多久。她对奥克塔维奥笑了笑，因为看得出来他生气了。

“哎呀！您玩腻了吧……”

塞斯佩德斯打着哈欠，继续听着外面的动静。

“这是苏尔丹……”

“您怎么连哪条狗都听得出来？”

“这些狗是我替阿莱霍饲养的。小时候我就熟悉它们，打它们生下来开始。这是真的。当阿莱霍看到他的某只黑狗不大对头，或是懒散，或是特别温顺，或是被打断了一条腿，我们，阿莱霍和我，还有狗，就单独关到一间屋子里，用手枪把它打死……为了让他能打得准些，我按住狗，然后我去把它埋掉。当被我们关在园子尽头的一只母狗发情时，我们就给公狗吃求偶素，然后阿莱霍和我，还有那些狗就关在一间棚屋里。那群畜生为了得到这只母狗

打得不亦乐乎，有的狗还受了伤，一直到交配完才算了事。从小狗崽中只留下最优秀的。如果有一只大狗被打死了，就只能留下一条小狗，其余的我把它们装进大麻袋扔到巴洛斯沟渠里。四条，他从来只喜欢有四条狗。布兰卡太太总是为这件事生气，她说那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而老爷则笑笑，并且对她说不要管男人家的事。那些狗虽然经常换来换去，但总是叫同样的名字：内库斯、苏尔丹、莫罗、奥德罗。从阿莱霍小时候，才这么一点点高时，就是用这些名字叫它们的，好象杀掉的那些狗还继续活着。阿莱杭德罗的四条狗总是显得那样十全十美，他喜欢凶狠残暴的狗，否则，就杀掉它们。现在他把它们放到葡萄园里去了。当然，老爷心里难过……”

塞斯佩德斯讲述着狗的故事，潘乔和哈波内西塔坐在那里听。

“这和他难过有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他要死了……”

“老是唠叨阿莱霍的事情，有完没完？”

要唠叨到什么时候，让他和他那相匹配的妻子去见鬼吧，让他快死吧，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和他的哥儿们就不能不提阿莱霍而自由自在地玩一会儿吗？让布兰卡夫人见鬼去吧，那个曾经教过他认字、

还好几次从装马萨瓦德茶的陶罐里给他拿过果条吃的布兰卡夫人。那个食品贮藏室有一排排的果酱瓶，上面贴着用她那修女一样纤细笔体写好的标签。这些字至今潘乔·维加还在写着——李子——桃子——杏子——覆盆子——野樱桃——还有一听听的梨罐头，浸在烧酒里的樱桃，以及泡在黄色糖浆里的李子。再往那边，白色的陶瓷器皿摆成城堡状，里面装着苹果或者榅桲。他们总是把城堡的顶尖端给莫尼基塔，因为那儿的糖果光滑而又发亮。让他们见鬼去吧！潘乔的手顺着哈波内西塔的腿向上挪动着。这时露茜在黑夜中寻觅着可能引起她恐惧的另一个骑士的声响。谁也没有出声。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卡车已经属于他自己的了。他那喷着红漆的卡车。他是在抚摸他那红色的卡车，而不是在抚摸哈波内西塔。那只声音低沉的喇叭"叭布"、"叭布"的响声，就象诺尔米塔在叫他"爸爸——爸爸"一样。卡车属于他了，比他的老婆更属于他，也比他的女儿更属于他。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今天晚上就开着车沿着那条刀切一样笔直的公路飞驶，可以象野人一样到处乱跑，他也可以不顾一切地按喇叭，慢慢地踩紧油门，突然间驶进夜晚的尽头。因为他愿意这样做，而阿莱霍已经无法再驾驭他了。我要把方向盘再转过去些，几乎连手腕都不需要弯曲，

但是这股劲会使卡车离开道路，蹦起来，然后会象一堆冒烟的黑铁那样静静地倒在路边。可是我愿意，我情愿这样，我没有必要跟任何人解释什么。哈波内西塔的腿在他的手下变得暖和起来了。

哈波内西塔正在喝着酒。她等着露茜去和奥克塔维奥跳舞，这样，她便可以偷偷地把酒都喝掉。所有到她妓院里来的男人身上都有酒味，这里的一切东西也都带有酒味。在收葡萄的季节，酒香飘洒到镇子的每一个角落。以后就只能闻到堆积如山的葡萄渣在仓库门前发出的腐臭味，真叫人恶心！她身上也有这种酒味，男人们有，妓女们有，村民们也有。除了喝酒，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干了。就说克洛蒂吧，没有客人的时候，就会对她说：唉，哈波内西塔，给我来一瓶最便宜的红葡萄酒。然后就往床上一躺，喝呀，喝呀，一直到第二天清早醒来，还是六神无主，鼻头红红的，胃里也折腾得厉害，还得象骡子一样干活。可是我从来没闻到过我妈妈身上有酒味。而哈波内萨·格兰德是喝酒的好手，这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她在大厅里整升整升地喝，但是闻到的只是普拉维亚花型香皂的气味。那时她便象点燃了的火把，不停地说话，嬉笑和舞蹈，无法阻止她。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躺到床上，整个床上就变得热不可耐。她，或者曼努埃拉必须帮

她把衣服脱掉。也许埋葬她的圣·阿尔丰索墓地的坟墓至今还是热的吧，可惜她再也无法领受这样的温暖了。现在她感到的只是放在她大腿上的潘乔的手。看着靠在奥克塔维奥身上跳舞的露茜象是睡着了。潘乔喝醉了，他和所有打她呱呱坠地以来就在这家妓院里看到的男人一样。每当他们喝酒的时候，她就在酒桌底下玩耍，听着他们相互间的辱骂，闻着他们酒醉后在院子里呕吐的气味，在那些堆放在木盆旁边的脏床单堆里做着游戏，他们就在这些床单上和妓女们睡过觉。他父亲曾对她说过，要是潘乔的手能象使她妈妈那样使她兴奋起来，她也就算出头了。那个毫无目的地数着钱财的阴影又是什么呢？抚摸着她大腿的那只手，告诉了她这一切。她已经不再害怕他了，曼努埃拉早就跟他这样说过。她曾经问过他你是什么人。那只顺着她的大腿往上摸的手的主人，正打着呵欠，他倒是可以回答她这个问题。这只手只是重复了很多到过这个妓院的男人们做过的动作。他想使她兴奋起来。他的拇指又扁又宽，指甲都被啃掉了，我确实看到了，手指头上尽是汗毛，向上挪动着的指甲盖几乎呈方形。她原来是不愿意的，但是现在愿意了，同意了，为了知道你哈波内西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你该知道了，那只手，那个笨重的躯体发出的热气，即使他走了，

也会留下一点对这个晚上的怀念……

"这太烦人了……"

她看到坐在对面的老头儿。

"不是这样吗？塞斯佩德斯。"

他笑了。

"喂，奥克塔维奥，我们到别处去吧……"

塞斯佩德斯问他：

"那是为什么？"

"这儿没有气氛。"

这时他才发觉奥克塔维奥早已不在了。

"我的老兄，这是怎么搞的？"

"刚才他和露茜到里面去了。"

于是他让哈波内西塔坐到自己的膝盖上。

"就怕碰到忸忸怩怩的娘儿们。"

看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潘乔推了她一把，差点没把她推到地上。

"我可要发火了。"

他开始围着桌子转来转去。

"什么他妈的鬼妓院！连个象样的妓女也没有。那些小婊子到哪儿去了？留声机也哑巴了。又没有东西可吃。瞧瞧，这面包已经是陈年老古董了，那冷菜，呸！都快发臭了，瞧这些甜食，上面尽是我奶奶活着时留下的苍蝇。得了，哈波内西塔，至少

得给我跳个舞吧？你把衣服脱掉，怎么着，你真比笤帚把还要直，还要细，还有什么可跳的。你跟你妈可不一样，她虽然胖乎乎的，可那个傻瓜还挺有点意思的。而人家说曼努埃拉……”

还是那双眼睛。他想起去年曼努埃拉看着他时的那双眼睛，当他用双手揪住曼努埃拉脖领的时候，看到她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在闪闪发光，活象一对透亮的长颈瓶，他相信经过一场波澜起伏的内心活动后，会结束这一令人恐怖的场面的。于是他站住了。

“曼努埃拉呢？”

哈波内西塔没有作声。

“我问你曼努埃拉在哪儿？”

“我爸爸躺下了。”

“让他来。”

“他来不了，他病了。”

他抓着她的肩膀晃动着。

“什么他妈的那老婊子有病了。你以为我是来看你那冷冰冰的兔子脸的？去你的吧！我是来找曼努埃拉的，我是为她才来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去把她叫来，叫她来跳舞。”

“放开我。”

潘乔紧皱着双眉，他那多睫毛的双眼，眼珠发

红，两只眼睛对到一起，快要气疯了。让她来，我要寻欢作乐。不能都是这副样子，凄凄惨惨的，阿莱霍要把这个镇子推倒，犁平，搞成葡萄园，吞掉周围的一切。而我今晚不得不回到家里和我的老婆睡觉，我不干。让我也开开心，曼努埃拉能让我们摆脱这种局面，她是有点办法的，让她来。

“曼努埃拉……”

“畜 生 ,放 开 我。”

“我跟你说，让她来。”

“我告诉你，我爸爸不能来。”

“阿莱霍才是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

他盯着她的眼睛，又说：

“你说得不对。二尾子曼努埃拉是你的爸爸。”

“你不要叫他二尾子。”

潘乔发出一阵大笑。

“至于吗？我的宝贝。”

“你不许叫他二尾子。”

第十一章

“为什么不跳呀？”

她走到大厅的中央。

“给我放《百宝箱之歌》,孩子们。”

她窝着纤细的腰，举着一只胳膊，手指头打着响,在大厅中央旋转起来,身后拖着破成布条似的红裙子,上面溅满了泥巴。潘乔鼓着掌走过去,想拥抱和吻她一下，他冲着这个八字脚的疯女人，这个象葡萄干一样满脸皱纹的中性人哈哈大笑。他大声叫喊道，对呀，我的宝贝，现在才是真正的寻欢作乐呢。曼努埃拉从他的怀里挣扎出来，把手指头捏得叭叭作响，她傲慢地在桌子之间转来转去，然后正式开始跳舞。哈波内西塔走过去想阻止她，潘乔一巴掌把她推开，她喃喃地说：

“你们进去吧……”

“唉,傻丫头,你要管到我什么时候呀,你想进去，你就进去吧，你说呢？潘乔。你这不是扫大家的兴吗？”

“对，让她走吧……”

她坐到一张椅子上。潘乔还在那儿大喊大叫着，现在才叫精彩呢！人怎么这么少呀？拿酒来，拿馅饼来，再拿一盘烤肉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钱由我来付……露茜，我的小宝贝，您坐在这里干什么？还有您，老兄，您钻到哪儿去了？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守灵，也到这边来。塞斯佩德斯，您别害怕，您看您在那么远，要着凉的。一个妓女听到这么大声嚷嚷，跑了出来，她独自坐在另外一张桌子旁边，把电石灯的火焰拧亮些。克洛蒂坐到唱机旁边等着换唱片，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曼努埃拉。

“神圣的上帝呀，这把老骨头……”

在塔尔卡，克洛蒂曾经听人们说起过曼努埃拉跳舞的事，但是她怎么能相信呢，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不过她倒很想见识见识。在舞池周围的桌子上点着两盏电石灯，潘乔终于看清了曼努埃拉那长颈瓶似的透明发亮的眼睛，使他想起了当时他扯着她的脖领时的两只眼睛，也想起了哈波内西塔的晶莹发亮的双眼。他喝了一大口酒，这是今天晚上喝得最大的一口，他竭力不想再看见这双眼睛，他又倒了一些红葡萄酒，也给露茜倒了一些。大家都喝吧，统统由我来付钱。他按着曼努埃拉的头，硬要她也大口大口地喝。曼努埃拉用手背抹了抹嘴。

露茜睡着了。塞斯佩德斯瞧了曼努埃拉一眼，但是又装作没看见似的。

“多给他斟些,曼努埃里塔,我的心肝,……让我的告别舞会开得更成功些。要把你们所有人都扫地出门了，就这样，唰—— 统统的，一个不剩，你们知道是谁？塞斯佩德斯先生，您知道阿莱霍要把所有这些大活人扫地出门。他可是真想这样干呀……”

现在，镇子周围已被划作葡萄园的整个田野，在明月的照耀下，显得分外清楚。塞斯佩德斯正睁大眼睛看着它。周围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就连围墙已经倒塌了的那一片房子也秩序井然，将要为葡萄园所替代的这一片杂乱建筑—— 还有这所妓院，在这里，他们给黑夜激起了沉重的回响。曼努埃拉穿着她那火一样炽热的裙子，在中间尽情地跳舞，让大家开心，让大家消磨那危险的、企图吞噬他们的时光，曼努埃拉发疯似的在舞池里旋转，周围响起了阵阵鼓掌喝彩声。他们用鞋后跟在泥地上打着节拍，用手掌击打着跛腿的桌子。桌上的电石灯来回摇摆着。克洛蒂又换了一张唱片。

潘乔突然间沉默起来，凝视着曼努埃拉，看着她在大厅中央跳舞，她苍老而憔悴，有些神经质，气喘吁吁，全身瘪塌塌的，再加上体弱多病。别看她现在折腾得挺凶，可她活不了多久了。她令人作呕

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她却又让人寻欢作乐。她在给他跳舞，他自己知道他想抚摸她，希望她不仅仅在大庭广众之下扭动身体，而且还要紧贴着他扭动，现在潘乔却只能看着她，　用眼神抚爱着……那个老二尾子在给他跳舞，他任她跳着，但并不令人发笑，好象他也有这种渴望。可别让奥克塔维奥知道，可别让他发觉，也别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别让他们看见，随他去抚摸曼努埃拉那别人连摸都不想摸的扭曲着的身躯和歇斯底里般的双手，就让他去摸吧，但是要从他坐着的椅子那里开始，别让人家看到桌子下面发生的事情。可是又不行，不能那样干，他拿起了正睡着的露茜的一只手，把它放在那儿，放在那个发热的地方。曼努埃拉的舞蹈征服了他，他真想抓住她，紧紧地抓住她，直至把她折断，那个发臭的躯体在他的怀抱中晃动着。我紧紧地搂着正在晃动着的曼努埃拉，让她不要扭动得这样厉害，让她平静下来，我紧紧地搂住她，直至她用那玻璃瓶似的可怕的眼睛看着我，让她在那里躺下，老老实实地死去：变成一件随心所欲的东西。

　　于是，潘乔笑了。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必然能感觉到这一切。任何人，奥克塔维奥也好，他朋友之中的随便哪一个也好，都不会大惊小怪。

这就是寻欢作乐，这就是逢场作戏。在他的生活中，妓院里的二尾子他认识得太多了，因此他怎么可能对这个荒唐可笑的老太婆大惊小怪呢？而且这些二尾子总是爱恋着他——他摸摸自己胳膊上的肌肉，又摸摸长在他胸口毛茸茸的汗毛。露茜的手抚摸着他，他安静下来了。

乐声戛然停止。

“唱机坏了。”

奥克塔维奥打算过去修理一下。他三下两下就在柜台上把唱机拆开了，露茜和哈波内西塔在旁边看着他。看来修不好了。曼努埃拉坐在潘乔的膝上，递给他一杯酒。她求他们离开这里，不要在这儿，他们三个到别的地方去继续纵乐欢闹。在这儿你们有什么好干的？是在白白浪费时间，是在自寻烦恼，吃喝得又不舒服，连电唱机都出了毛病，谁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能修好。根本没人再造这种老掉牙的玩意儿。我们走吧，求求你们，我们走吧！你们坐在卡车上，可以到任何别的地方继续欢闹。一会儿就能到塔尔卡，在那里，在“鸡胸”的妓院里，寻欢作乐可以通宵达旦，夜夜如此……好了，我们走吧，我的宝贝，你们带我走，我着了魔，中了邪了。我在这个镇子里烦得要死，我不想死在一堵倒塌的土坯墙下，我有权利看到一点光明，而我一直没离

开过这个苦海，那都是因为他们骗了我，为了让我留在这个妓院里，他们说什么哈波内西塔是我的女儿，你瞧，什么女儿不女儿的！我和哈波内西塔几乎是同龄人，我们是两个孩子。你带我离开这儿吧！听说在“鸡胸”的妓院里，现在正在烤肉，而且总是有好吃的东西，要是客人想吃，连鸭子都会有。还有歌手，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利亚斯三姐妹。我想不会是她们，因为她们已经比我还老了，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反正全一样。法利亚斯三姐妹弹起竖琴和吉他时是多么热闹呀，愿她们在地下安息吧。好了，我们走吧，你带上我吧，你看这个坏丫头，跟大家说她是我的女儿，好强迫我留在她这里，你们应该看看她是怎么对待我的，简直象对待一个仆人，而我是她的母亲呀，除了做弥撒和到卢多那里，别的什么地方也不让我去。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走，孩子们，到别的什么地方继续去热闹热闹，到好玩的地方去，我们可以开开心……

“真他妈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发条断了。”

“喂，老兄，别管它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上哪儿？”

“你看，塞斯佩德斯简直象具木乃伊。醒醒吧，老

头儿……”

“我们到‘鸡胸’那儿去……”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把钱付给了哈波内西塔。

“你们要到哪儿去？”

“你管得着吗？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爸爸，你要上哪儿？”

“你跟谁说话呢？”

“你别装傻。”

“你凭什么来教训我？”

“我是你的女儿。”

曼努埃拉看出哈波内西塔说这句话是别有用心的，她想拆他们的台，同时也想用这句话来提醒他们。然而，她瞧了瞧潘乔，两个人同时发出一阵大笑，差点儿把电石灯给吹灭了。

“是呀，我是你的妈妈。”

“不，你是我的爸爸。”

他们三人，曼努埃拉，潘乔和奥克塔维奥，勾肩搭背，蹒跚而行。曼努埃拉唱着《百宝箱之歌》，另外两个也一起哼唱着。夜晚是那样的明亮，墙壁的倒影清晰而完整地反映在水潭中。小路两旁杂草丛生，黑莓树层层叠叠的叶子，象一种煞有介事的、顽固而怪癖的文字图形，密密层层地覆盖着大

地上的一切东西。他们朝着停放在街角的卡车走去。他们走在曼努埃拉的两边，拽着她的腰。曼努埃拉侧向潘乔，她笑着想亲他的嘴。奥克塔维奥看到这情形，便松开了曼努埃拉。

“老弟，你可不要也成了二尾子……”

潘乔也松开了曼努埃拉：

“我又没干什么……”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看见……”

潘乔害怕了：

“我怎么会让这个令人恶心的二尾子吻我呢！他疯了，老兄，我怎么能让他干这种事，喂，曼努埃拉，你吻过我吗？”

曼努埃拉没有作声。跟奥克塔维奥这样的蠢货打交道真是该死透了，最好还是让他走开。潘乔摇晃着曼努埃拉。

“怎么样？二尾子，你回答。”

潘乔站在曼努埃拉面前，摆出一副威胁人的架势。

“说呀！”

他的手紧紧地握起了拳头。

“别傻了，孩子们，最好我们还是接着玩。”

“你吻没吻过他？”

“简直是开玩笑……”

奥克塔维奥紧紧地抓着她，潘乔打了她一巴掌。但是没打准，因为他喝醉了。曼努埃拉往四下里瞧了瞧，正在寻找逃跑的机会。

“寻欢作乐是一码事，吻我的脸可是另一码事……”

“不是那么回事。我不舒服了……”

她站在路中间的泥地里，奥克塔维奥拧着她的胳膊，使她动弹不得，曼努埃拉醒悟了。她不是女性的曼努埃拉，而是他，曼努埃拉·冈萨雷斯·阿斯蒂卡，是男性。正因为他是男性的，他们才这么欺侮他。于是曼努埃拉·冈萨雷斯·阿斯蒂卡害怕了。

潘乔用力推了他一把，他打了个趔趄。奥克塔维奥在放开他的时候，一失足，倒在了泥地里。潘乔弯下身来准备扶他起来。曼努埃拉把裙子撩到腰部，向车站那边逃去。他对这条路熟透了，他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坑坑洼洼的地方和挡路的石头，而追他的人却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进。也许他们看不到他了。他必须向那边跑去，向车站那边，向奥利沃庄园跑去，因为阿莱霍在交界处那边等他。他是唯一能救他的人。脸上挨的那巴掌到现在还疼，纤弱的踝部在作痛，赤裸的双脚被石头，也许是被碎玻璃，或者铁皮什么的划破了，也在作痛，但是他不得不

继续向前跑。阿莱霍答应过他，他会快活的，他会过得更好的，如果他留在他那儿，他将再也不感到以前所受到的重压,他是这样许诺的,甚至是这样发誓的，于是曼努埃拉留下了，而现在他们追赶着他，要杀死他。阿莱霍先生，阿莱霍先生。他能够解救我。只要他说一句话就足以使这些坏蛋服服帖帖，因为他们只怕他。向奥利沃庄园跑去，象塞斯佩德斯那样穿过葡萄园，告诉他这些坏蛋想霸占我，还想……跟他说,求求您,请您保护我,我害怕极了,是您答应过我，再也没人会找我的麻烦，您永远会保护我，我这才留在了镇子里。现在您应该履行您的诺言，保护我，激励我，安慰我。以前我什么也没求过您，也没要求您履行诺言，现在我求您了，只有您，只有您……您可不要装聋作哑，阿莱霍先生，现在他们要杀死我，我跑着来寻求您履行您的诺言……从这儿走，象狐狸一样从棚屋后面的黑莓地上穿过，好让阿莱霍拿猎枪来救我。您可以杀死这两个坏蛋，谁也不会说什么，不管怎么说您也是老爷，您干什么都行，以后您再可以和缉私队打交道。

他穿过攀满黑莓的铁丝网，连铁丝勾坏了他的裙子都没发现。他蹲着身子走到靠近水渠的那一边。再过去便是葡萄园了，中间只隔着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渠。他必须蹚过去。阿莱霍在等着他。奥利沃庄

园的房屋周围长满了橡树，一棵高耸的松树象一座钟楼，高高屹立在那里，葡萄园就汇拢在它的脚下，阿莱霍就在那儿等着他，他长着一双蓝色的天使般的眼睛，他在等待着他。该休息一会儿了。他听听周围的动静，他们不会来了。他不能再往前走了。他躺在牧草上。什么动静也没有，万籁无声，连晚间自然界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曼努埃拉气喘嘘嘘，你这把年纪已经不能这样奔跑了，卢多维尼亚会这样说的。可不是吗，他感到哪儿都疼——唉,后背是多么疼呀，还有两条腿。他突然间感到整个夜晚的寒冷，冰冷的树叶，冰冷的牧草，沾满双脚的冰冷的水，哪怕只能渡过这条河也好啊，但是，怎么过呢，连身体都动弹不了，都要瘫倒在地上了。

"我的宝贝女儿……"

"现在你确实是要来了。"

"不……不会的……"

他还没来得及动弹一下，从黑莓地里跳出来的人就恶狠般地向他扑来。第一个是奥克塔维奥，也许是潘乔，用拳头朝他打来……也许不是他们，而是别的什么走进黑莓地的人，看到他就向他扑来，用脚踢他，打他，拧他。他们那热乎乎的身体趴在他身上,他们喘着粗气,身体扭动着,他喊不出声了,三个沉重的僵硬的身体就象粘在一起的一块面团，在

地上扭打着，就象一个三头多臂受了伤的、也同时伤害别人的怪兽，在那堆牧草上，他们的呕吐，他们发出的热，以及他们感到的疼痛，使他们三位一体了，他们寻找着罪魁祸首，惩罚着他，互相惩罚着，而实际上是一场痛苦的混战，曼努埃拉纤弱的身体已支持不住，他被压垮，连痛苦的哀叫声也发不出来了。发热的嘴，发热的手，淫乱而粗糙的躯体正在伤害着他，他们嬉笑着，漫骂着，极力在粉碎、压垮、毁灭，也同时在互相辨认着那个扭打在一起的三头怪物，直至一切结束。曼努埃拉几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麻木不仁了，她看见了，不，她没看见，她什么也没看见，他们穿过黑莓地逃跑了，只留她一个人在沟渠旁，大慈大悲的阿莱霍先生就在对面葡萄园里等着她呢。

第十二章

“那是苏尔丹。”

接着，从更远的地方又传来一声狗叫。

“那是莫罗。这家伙喜欢晚上躺在铁匠铺的墙边，那里白天被太阳晒着，到了晚上还是热乎乎的……可是今天没有太阳，谁知道它为什么又跑到那儿去了。”

哈波内西塔坐在塞斯佩德斯的对面，旁边是火苗越来越弱的电石灯，她把火苗拧小到只剩下一个火星。她也在听狗叫。昨天晚上她和曼努埃拉一直在听狗叫，几乎整夜没能入眠。可是现在的情形又有所不同。雨后，月亮高挂在万里晴空。这些狗对着月亮狂吠，好象在向她诉说着，抑或是请求着什么，或者是向她歌唱着什么。由于相距太远，月亮听不见它们的声音，于是，阿莱霍的狗就冲着她叫个不停。

“那又是苏尔丹在叫。”

所有的人都已经睡下了。克洛蒂把唱机放在塞

斯佩德斯对面的桌子上。螺丝还没有拧上，开着盖。这是用一把沾满油腻的木把菜刀拆开的。这种唱机的零件已经不再生产了，最好还是把它扔进水沟算完事，一堆废物。

“我们怎么能没有唱机呀！”

“很快就会有电了。”

“不再会有了。阿莱霍先生今天已经跟我说了。”

塞斯佩德斯蜷缩在椅子上，身体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小。他把胡乱地摆在那里的磨坏的转盘、螺丝钉、螺丝帽，以及齿轮推到一边，拿起了酒杯。几乎是个空杯子。在怀底所剩无几的红色酒液中，电石灯火苗的倒影变得比原来大多了。

“好象是教堂里才有的东西。”

“什么？”

“杯底里红色的发亮的东西。”

还是回庄园去吧。塞斯佩德斯喝干了那口酒。已经不早了。也许还不晚，因为时间这玩意儿能莫名其妙地延长，今天显得短了些，明天就会感到长不可耐，一个人永远也无法知道自己处于长夜中的哪一段时间。

“明天我到塔尔卡再去买一台。”

“买什么？”

“买一台手摇唱机。那儿有一家专卖旧货的商

店，而在市中心商店里已经买不到这种手摇唱机了。这台还是我妈妈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旧货商店，价钱很便宜。我记得一天晚上有人把这个商店的老板带到这里来过。看看能不能便宜些。”

“那是内库斯……不，是奥德罗……”

他们停下来听着。现在，哈波内西塔可以毫不费力地凭想象画出田野的轮廓，就象塞斯佩德斯那样，突然间得到了一种本事，能把田野象毯子一样展开，并且把它的布局说得一清二楚。

“今天晚上它们很不平静。”

那是因为今晚有月亮。哈波内西塔自言自语地说道，也许是在大声地说，也许是塞斯佩德斯冲着火盆在说，也许只是他在想，而被她感觉到了。

“为什么要把狗放出来？”

“那是因为老板有些反常。昨晚他没有睡觉。他通宵达旦地在走廊和橡树下来回踱跶。我从门房那儿看着他，恐怕他发生什么事。你知道什么样的坏人都有。有不少人和主人结成了死敌。我一直呆在那里，没有让他看到我。他就在那儿走来走去，一直蹓跶着，东看看西看看，好象要把一切铭刻在心上。我可以说，他简直是如饥似渴地看着一切。直到拂晓时，米西娅·布兰卡走出来，问他为什么不去睡觉。在跟她进屋之前，他把狗放到葡萄园里

去了。”

“是这么回事。天快亮时，狗才叫的。”

“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可能对潘乔那些人的大逆不道不放心……”

“不对，那是昨天的事了。”

“反正现在人们和过去不一样了。”

“那倒是。”

老头儿打了一个哈欠。哈波内西塔跟着也打了一个哈欠。明天她要去塔尔卡。每个星期一她都要去一次。现在她已经不再幻想买一个电唱机了。倒也好，象塞斯佩德斯那样，无所幻想，只是躲在阴暗处，专心地窥视着可能发生的一切。只要专心致志，别的什么也不要。别再幻想电唱机了。只要买一台旧的手摇唱机来替代潘乔·维加弄坏的那一台就行了。不，不是潘乔弄坏的。他已经走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这里绝对清静了。一点希望也不抱了，这比清静还要好。就在这儿，奥利沃车站，铁犁将犁平整个村庄，却不犁平她的妓院。不管阿莱霍怎么说，她是不卖这幢房子的。不卖，老爷。镇子的其他部分他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但是我留在这儿，留在我自己的地方。即使客人越来越少，我也忍了。凡事只要主意一定，就一切太平，也就结束了，可怕的是存有希望。我要

象每个星期一那样到塔尔卡去，把钱存进银行。吃完午饭，带着买好的一个星期的日用品回到这里。还不是白糖呀、马黛茶呀、通心粉呀、盐呀、红辣椒呀什么的，老是那些东西。

塞斯佩德斯站起来听着。哈波内西塔把螺丝、小轮盘、断了的发条全收拾起来，把它们包在手帕里放好。说不定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该走了。”

“为什么？”

“我得去看看，它们为什么叫个没完。”

哈波内西塔朝他笑了笑。

“该付多少钱？”

“三百个比索。”

塞斯佩德斯付了钱。她把钱收了起来。一切需要看的和知道的，她都知道，也都看了。这座房子以及褐色的砖坯墙上布满白色粘液织成的蜘蛛网。

“曼努埃拉呢？”

哈波内西塔耸了耸肩。

“她不会出什么事吧？”

“她能出什么事！”

“她老了。”

“老是老了,可是却越来越爱热闹了。你没看见她和潘乔、奥克塔维奥一起走了吗？她真是得乐且

乐，让鬼迷了心窍。我了解她。这样的事她干过好几次了。男人们请她喝酒，她就跳舞，跳疯了，就跟他们一起出去折腾一番……问题是，她喝了酒，脸上发烧，他们到塔尔卡去，有时还到更远的地方去。说不定哪一天，她要出点事，每次我都这样对自己说，但她总是回来了，一般在三四天之后。有时候一个星期之后。她呆在其他镇子的妓院里，那里的人认识她。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凯旋而归。有时候她回来了，一只眼睛发红，或者是两根肋骨断了，那是男人们喝醉酒后，发现她是二尾子揍的她。多让我操心啊！可是她却象猫一样，命可大了。都让我烦了，这种事经常发生。潘乔·维加这家伙寻欢作乐的瘾头这么大，起码要在那儿呆一星期。缉私队的人都认识他，他们什么也不说，悄悄地把他给我带回来，我请他们喝几盅，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也有可能碰上某个新来的接受别人旨意的讨厌家伙，他们是抓住不放的。然后，他就要在床上躺两个星期，我还得服侍他。他痛哭流涕，说就要死了，再也不干这种事了，要我原谅他，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还说他要把那件西班牙式的连衣裙扔掉。就是您见到的那件。那是一堆破布，但是他没扔，又把它收到了箱子里。过后，还是这一套。说什么这儿的男人不好，那儿的男人也不好，他们都是坏

蛋，因为他们打他，嘲笑他。于是我爸爸又哭了，说什么我的命真苦呀。还说，要是没有他的心肝女儿，他唯一的依靠，他不知会怎么样啊，还要我永远不要抛弃他。上帝啊，塞斯佩德斯，您可没看到他是怎么哭的啊！那是撕裂人心的哭声。当然罗，几个月之后他又从这儿走了，又不见了。到现在他有一年多没出走了。我原想他不会再走了，因为这个可怜虫已经年老多病，但是您看到了吧……”

塞斯佩德斯又在倾听着什么。

“什么？”

哈波内西塔问道。她想知道他在听什么。

“没什么，什么也没有。”

哈波内西塔把他送到门口，把门打开一点点，只露一条门缝，刚够塞斯佩德斯溜出去。从门缝里钻进来一股冷风。她把粉红色的披肩往身上裹紧了些，闩上了门。她边搓着手，边在桌子之间走来走去，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所有的电石灯。

“……三个，四个……”

她跟姑娘们讲过，客人不多时，不要点这么多电石灯，不能做赔钱生意。空气里尽是煤炭的气味。唉，跳舞这种事……没什么好说的。她走到院子里。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可是那些恶鬼缠身的狗还在葡萄园里叫着。差不多该是五点钟了，因为她听到

了内丽的哭声，她在天亮前总要哭一会儿。她走进自己的房间，连蜡烛都没点就钻进了被窝。